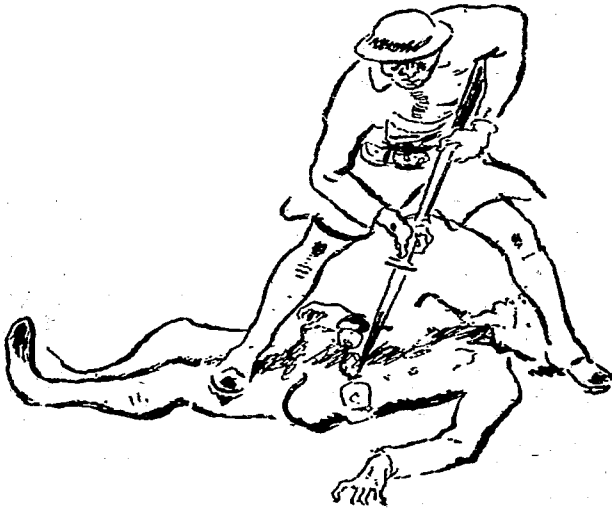


3416

種四十第書叢小火烽

脚行地战

著 甸 君 錢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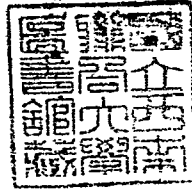


3416

MG
I25
75

種四十第書叢小火烽

戰
地
行
脚



翁 君 錢



3 1774 9770 2

書目戰事史料徵集

目錄

錄	目
一	退出虹口.....一
二	滬杭車中.....四
三	轉上前綫去.....八
四	折向要塞的江陰.....一
五	轟炸中回故鄉.....一五
六	在故鄉.....一八
七	離家前後.....二〇
八	夜船發湖州.....二三
九	袁家匯一周間.....二五
十	泉水洋上的槍聲.....二八
十一	湖州在烽火中.....三一
十二	茗溪急流上的恐怖.....三二
十三	停留在曉墅.....三五

十四	砲火撲到了天目山.....	三九
十五	浙皖叢山間流亡的一羣.....	四二
十六	鄞吳村的一夜.....	四六
十七	向皖南進行.....	五〇
十八	火焰中的廣德.....	五四
	附錄	
	倖免者.....	五八

一 退出虹口

炎熱的夏日的中午。蟬聲完全佔領了假期中枯寂得比寺院還要枯寂的校舍。古舊的鐘樓的走廊上一株老槐撲過來，「日移葉蔭上闌干，」烈日把老槐的枝葉的影彷彿「月移花影」地移到了直條子的木闌間靜臥着，因為沒有一點風來吹動牠，覺得天氣有上海局面一樣的悶沈沈。

飛利浦三燈機的鈕一撥動，蘆溝橋方面的消息源源而來。我們期待着全面抗戰爆發的留校四同事，儼然以四金剛自居了。每天任和楊兩位研究着日報上的消息，推測抗戰是否會在上海展開。我和鄭每天埋着頭，製作着含有強烈的煽動性的抗戰宣傳畫，緊張到了極點，連吃飯工夫也被挪用了。赤着腳，袒着胸，我們在涼爽的夜晚中恣情地縱談着北方的戰事的得失。忽然從老遠的滬西來了一個友人，他告訴了我們虹橋事件的嚴重，勸我們不要硬到底，還是先搬動搬動，等到戰事一展開，虹口不比「一二八」時代，這次却連「暫時勿礙」的機會也不會有的了。於是第二天我就到校前的馬路上去實地觀察，彷彿知道嚴重的人都到虹口，一路上獨輪車載的，是箱籠物件；黃包車，卡車，搬

場汽車，小汽車載的，也都是箱籠物件。慌慌張張地，前擁後擠着塞滿了寬闊的馬路，一齊流到蘇州河以南的地帶去，那般跟隨在車後或車上的物主，都現着一種茫然的臉色，但他們的心中却隱藏着一種無底的怨恨，怨恨那中華民族的仇寇暴戾的日本！

這樣搬移的人從虹口每個角落裏湧出來，整天整夜充塞了好幾里長的馬路，看看覺得似乎真的有些嚴重了。於是我也準備把我的物件分批來輸送到比較安全一點的地帶去。先把傢具打了篋包，從萬分艱苦種種周折中，總算在上海南站向破石運出了，這真是我的幸運。那我所珍愛的書籍和 Piano 之類，也都一次次雜在擁擠的各色車子的隊裏遷移到了法租界。

我那三位同事，也都酌量把放在校中的東西搬走了一些。

把東西搬了以後，我們還是相約着守在古舊的校舍裏，我對於相處近十年的那座赭褐色的世紀式建築的鐘樓，非常戀慕，不忍遽然離去了牠。

十二日那天清晨，日光有點發些，預兆着中午是將要更加熱得厲害了。上海局面似乎更嚴重了一些，外面路上的搬家者也越來越擁擠。我的小兄弟君行，因為早已向同濟大學的附中報了名，所以他早上一起來便獨自上江灣去應試了，午飯後，聽得更嚴重的消息，大約抗戰在上海啓幕，不出這一兩天了。一忽楊從外面回來，又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天通庵一帶的敵軍已經向閘北出動，路人都這樣在傳說着。我聽了也不去思索他是不是實在，倒想起了君行在江灣不知道怎樣了，我放下了醜飽

着血一般的紅色的繪圖案的筆，想到鄭的房間裏去瞧一瞧他的作品，君行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他慘白的面色，含着無限的驚恐，喘喘的呼吸使得他顫抖的說話，時時被阻斷了。

他六點鐘到了寶山路車站，站上擠滿的都是到吳淞江灣一帶去搬東西的人，到了八點鐘前後，他纔擠上了火車。江灣的姿態還是和平常一樣，只是家家都搬空了。同濟的考場裏應考的人真零落得可憐。第一場考算術，當他解答了第一個問題之後，思考着第二個問題時，主考的先生中有一位從場外匆忙地進來，宣布了請他們趕快「投筆逃難」的緊張消息，於是全場的人都騷動起來，向同濟的校門外洪流似地湧了出去。

在江灣車站上中午強烈的日光中，候車回上海的人從來沒有這樣擁擠過。吳淞開來好幾次蒸汽車，每次都塞滿了人也裝不完這許多。君行始終擠不上去，站在那里發楞。有一個他的同學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二個人驚訝以後，商量着想步行到上海來，車站上另外有許多人也想從步行回上海，可是據說敵軍已在天通庵把路截斷，不能通過了。君行和他的同學的步行計劃也便中止。過了一回，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方法，躲過軌道到對面的月臺上去候上海開吳淞的車子，那邊月臺上只有一片平靜炎熱的日光，沒有第三個人，不到半點鐘，便上了很空的去吳淞的車子。

吳淞的命運和江灣一樣，市廛的面貌還保持着「一二八」以後的輪廓，但他的骨子却早已急遽地變了。君行他們在吳淞打聽到了市渡輪，便在黃浦中從敵艦旁邊擦過，回到了上海北京路外灘。

君行以為北四川路已經開戰，在路上躊躇着不敢回虹口來。後來打聽清楚了，沒有開戰這一回事，纔匆匆回到我的校中。這一晚留校的金剛大家都彷彿感覺到了火藥氣息似的，雖然約着守住校中，但到了深夜，我送了君行到法租界回來，不見一個踐言住在校裏。寬廣古舊的校舍全部沈浸在死寂的黑暗中，路上白天還擁擠着搬家的車子，這時却已經稀少到幾乎沒有了，吳淞路和北四川路橋這些地方，增加了幾個野豬一般醜陋的魔鬼一般殘惡的敵兵，守着快要吹起腥風的夜，見了使人只覺得心情忿怒起來。

就在這個夜裏，我們的軍隊怒吼了，掃蕩着這些奇醜的侵略者。雄偉的砲聲推動了抗日的大上海的民衆，和怒潮一般地沖激起來了。

我却無聲無息地，就在這一夜很平凡地離開了我的故居虹口。

二 滬杭車中

深夜中，砲聲連續着在遼遠的閘北傳到法租界來，我清醒在汗濕的枕上諦聽着，非常興奮。到破曉的時候，纔睡眠了片刻。

法租界已不如往日一般的清靜寬敞了，空房子都給從虹口一帶逃來的人住滿了，路上不斷來往着匆忙的人羣，有許多是看熱鬧的，有許多卻是在幹着救亡工作。我蜷居在親戚家裏，陪着久病不

愈的穎，覺得太開適了。到朋友家去走走，也沒有什麼好辦法生出來。我想，我還是回到故鄉去做點抗日宣傳吧，於是計劃着想離開上海。

我在霞飛路的一座三層樓上見到了我們的空軍轟炸敵艦的雄姿，一聲聲要求民族解放的炸彈在黃浦中的出雲艦上爆炸，晴空中幻出一朵朵的黑煙和隆隆的巨聲，敵艦的高射砲惶恐地密集放射，想壓迫我們的空軍遠去，結果卻被我們勇敢的空軍炸傷了幾艘賊巢的敵艦。就在那天，大世界前面落下了一個炸彈，有一個被難者的大腿飛起來，拴在紅錫包香煙廣告的大鐘的長針上，血淋淋地在那裏跟着長針移動。我的小兄弟和久病的穎都被這巨型的炸彈嚇得臉孔也變了顏色，想趁戰事剛啓幕的幾天裏離開上海。

病人羸弱得不能自己動一動，我們在雨後的晨光中把他扶上了汽車，在擠滿人的路上向前進發，很困難地出了法租界。

南站在「一二八」那年我曾經見過擁擠在那裏的難民，黑壓壓幾個月臺上盡是蠕動的頭顱，看不見人的身體。今天的南站，擁擠的程度覺得更加高了，擠在那裏的人連想轉一個身也不能夠了。我們七個人，扶着病人就在一個臨近車站宰牛的腥臭污穢的房子裏候車。

一列列的客車都靜臥在軌道上，肚裏都結實地塞滿了難民，彷彿許多沙田魚罐頭接連地擺在那裏。車廂外面可以立腳或攀手的地方和車頂上也都滿了人，彷彿一方方吸鐵石吸滿了鐵屑，排列

在那裏。

車站上的人一小半上了車。還有一大半在那裏鑽着擠着，想上車去。我們因為出了錢給火夫，所以安穩地爬在機車的煤頂上，那裏雖然也熱得厲害，但的確是要算最好的位置了，因為還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不像車廂中擠滿了人，滿鼻子盡是汗臭。

有一個窮苦的女人，抱着兩個黃瘦的小孩，在那裏艱苦地爬上機車來。火夫因為她沒有給錢——實在她也給不起錢——不但不援手她們，竟無情地把她們推跌了下去，母子三人坐了起來，在地上無告地流着悲慘的淚。那個比較小的孩子，額前的皮還撞破了二處，流着鮮紅的血。我們幾個人替她向火夫懇求了許多時候，說盡了許多好話，纔勉強給她們爬了上來。我憎恨着貪婪的火夫，對於窮苦的弱小者這樣地不肯加以援救。

不多一會，車子長吼一聲向前爬動了。

攀住在車廂外踏脚板上的人，車行動了，振蕩力很大，他們便很危險地被掉了下來。

敵機在車頂的高空出現了，車頂上的人和我們在煤頂上的人都恐怖起來。我們聽說過機關槍掃射的厲害，因而恐怖的情形比別人來得厲害。幸虧敵機只偵察了一番，彷彿別有作用似地向別處飛去了。

車在緩緩地向前開動，鐵路線兩旁的行人道上，都是要離開上海逃回故鄉去的人，挑着箱籠或

背着衣包，老年和青年，女人和孩子都有和虹口路上的撤退者一樣擁擠，他們都用非常羨慕的眼眸送著迅速地過去的火車。

新龍華站到了，滿站都是撤退的人，他們看看車廂中已擠不進人了，在那裏嘆著，怨恨著。到了松江站，站上仍然是擠滿了撤退的人，我望見他們不能上車的焦急的眼和臉，真要落下淚來。倘使日本帝國主義不這樣嗜好戰爭，恣意侵略，我想我們決不會遭受到這樣的苦楚的，我希望逃亡的人們都反過來吧，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去奪回我們的自由和幸福！

在一望千里的平原上，火車發着吼向前迅速地 and 蛇一般透進地游着，經過許許多多從來不知戰禍的安適的村莊。吼着吼着，車子將馳上石湖蕩的龐大的鐵橋了，汽笛又是一聲悠長的狂嘯，盤踞在車頂上的那些機警的小心的人，都預先把身體匍伏倒了。那些貪看美麗的早稻將熟的金色的原野的人，沒有留心車子快要馳上鐵橋，還是挺直背脊坐在車頂。車子迅速地馳上鐵橋，鐵橋上的天棚便同樣迅速地從車頂上相距二尺來高梳過，那些直坐着不會躲避的人便演出了悲慘的一幕，他們的頭顱不擲在戰場上，而給鐵建的天棚敲得粉碎，隨着「蓬」的一聲，連人翻下車去，跌在橋上，又從橋上滾落到浩浩蕩蕩的急流中沈沒了。或者他拉着行李和伏倒的人，那時連行李和人也一同被拋到了河裏，我不覺在那時驚叫起來，然而驚叫有什麼用呢？車子早已穿過鐵橋走了半里多路了。我痛心着想從死裏逃生的他們，反而逃上了死路。

車在嘉興站外停下了。遙遙望見在蘇嘉鐵路開動的列車頂上也站滿了人，我祝福他們都能夠安全的到了各人的家裏。

剛纔在石湖蕩的鐵橋上演了一幕絕大的悲劇，車進了嘉興站在第三輛的車廂中，又發生一幕悲劇，那裏有三個體弱的人已被窒息死了。路警把他們擡下車來，同情的人都流了幾點熱淚。

我們羸弱的病人，因為坐在機車上，能夠安靜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雖然坐了十一個半鐘頭的火車，覺得乏力一點，但總算安全的到了硤石。我們的一羣，不能不說是幸運的了。

三 轉上前綫去

故鄉是太落後了，需要有人來灌注一下抗戰的動力。我回鄉以後，就在灌注的工作中度過了半個多月的殘夏。故鄉的傍晚實在也太可依戀了，我們在廣場上用芭蕉扇撲着蚊蟲納涼時，每天所希望着的信都在這個時候從郵差的手裏遞了過來。在那些信和印刷物中，使我不能忘記了前方將士的苦戰；同時也常常可以得到我的妻在江陰她的老家裏待產的種種。

我真榮幸，在一個郵差已經來過的傍晚，忽然郵差又遞來一封從南翔前線寄來的快信。信裏滿望着我能到南翔前線去服務，我真興奮極了，第二天便辭別了父母和故鄉，從水道悄悄地走了。

所經過的村鎮，都悠閒地躺在綠野中，讓新涼的風和日光梳沐着。住在那裏的人，一點也不知道

前線正在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鏖戰着，他們都優游不迫地照舊度着他們的頹廢生活。真可憐，他們這種頹廢生活只要有人來領導和改變，他們也會振作起來，投入抗戰的陣線中去的。他們何嘗不愛自由和幸福，只是生長在死水一般的村鎮中，得不到這些推動而已。

我被小汽船，公路車，火車帶到了從未駐足過的被稱爲東方威尼斯的蘇州，到站已在下午四點多了。不知是那一軍的軍隊，那些滿身是力的年青的兵，鋼盔下赭褐色的臉上，都浮着一種不可搖撼的堅強的表情，嚴肅地，在月臺上候着列車開往離蘇州不遠的前線去，爲祖國殺敵。我從他們的身邊走過，不自覺地起了一種敬虔的心。

我穿過了一道門，到一間幽暗的房子裏，向站長說明了我要到南翔去的意思，問他有沒有車子。「到南翔去的車子早已不開了，那邊很危險，你還去做什麼？」站長溫和地這樣告訴我，而且問我。「假使你一定要去的話，那末你明天再來問，到安亭去的車子明天還有，今天的已開了。到了安亭再想法到南翔去，不是比在這裏方便一些麼？」

「是的，我到南翔去是爲了友人招我去前線服務的，明天有車到安亭去，那我明天想法到了安亭再說。不過，我還要麻煩你一件事，這裏附近你可以介紹一家旅館給我嗎？」

「可以，離這裏很近有一家旅館，你如果不嫌小，不妨去看一看。」他寫了一張地名和旅館名的紙條給我，我感謝他熱心指導我這個沒有來過蘇州的人。

我拿着那張字條走到候車的大廳裏站了一回，見擁擠着的人，都是想到南京和嘉興去的。

車站外面有一排杉木建的樓，牠們都穿着一件已經舊了的斑剝的紅漆衣，敞開着下層的排門，讓候車的人們高架起一隻腳在那裏啜茶，嘈嘈噥噥地談論着敵人的飛機轟炸了那幾處地方。我從那裏走過，沿着冷靜的石面馬路尋向旅館去，拐彎走過一頂小橋，我要尋找的那家旅館就在橋頭的綠蔭裏隱現着楮窗和白牆。因為所有的房間都被軍隊的火夫租住了，而且門前堆着不少煮飯的鐵鍋，我失望地退了出來，由着黃包車隨便拉到一家旅館裏去。通過了很多的綠蔭遮天的路，到了蘭門外，纔找到了一家旅館住下了。

經過的那條綠蔭遮天的路的兩旁，草地上坐臥着很多從上海附近的戰區裏逃出來的難民。他們的頭髮蓬鬆而長亂着，臉上肌肉都饑餓得陷了下去，他們飽看了一幕幕悲慘的遭遇的眼珠，在眼眶裏呆定着，大概他們的心中有着許許多多忘懷不了的往事在縈迴着吧！也有因為在顛沛的生活中罹了病的，蜷臥在那裏哀哀地呻吟。當饅頭送來的時候，他們都被饑餓迫着凸出了眼珠，瘋狂地爭先搶取。每餐一個粗黑小巧的饅頭實在不夠他們的一飽，然而每餐能夠拿到那饅頭的人已算是幸運了，一些病弱者和小孩每天搶不到一個呢！

夜深了，夜涼了，他們沒有被蓋，任他露宿受凍。雨來了，風來了，他們沒有遮欄，儘着風吹雨打。他們也是人，原來也有家，現在呢，他們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迫到了陌生的他鄉，把他們的溫暖的家化

爲一個廢墟。

我們應該爲他們復仇呵！我們應該爲他們安排目前的生活。

夜中乘着月光，敵機在蘇州上空恐怖地盤旋着，整個的蘇州便在霎那間沈入了沒有燈火的深淵裏。

我不曾見過昔日繁麗的蘇州，却日觀了現在憔悴得可憐，破碎得可憐的蘇州。

朝晨到車站去經過昨天來的路上，又多添了幾羣難民，在那裏渴望着救援。

往南翔的車子昨天已經知道沒有，就是小汽船和民船，也都不往南翔了。到安亭的車子今天據說也沒有了，想到南翔前線的路是已經完全斷絕。我悵惘地站在候車廳裏發楞，許久許久，記起我的妻已在江陰做了產婦，想去看她，於是到南翔前線不成，只好折向無錫江陰去了。

四 折向要塞的江陰

在無錫公園裏參觀了被擊落的日機殘骸以後，我匆匆上了小汽船向江陰城東的一個小村莊進行了。

江陰城區在不多幾天前，已經被敵機炸過一次，毀壞了許多房屋而且死了許多居民，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妻已避到離城二十來里的小村中去生產。我上岸以後，隨着一個鄉人在蒼茫的暮靄中，

走了二三里的麥田中的阡陌，到一座燈火幽暗的村屋裏。我呼喚着妻的名字，沒有一個人答應，我懷疑是走錯了人家。過了好一回，她的母親覺到我來了，纔來招呼，並且告訴我她產後發熱，前兩天就到城裏去醫治，現在已經熱度退盡，在城裏的家中養息着。我住了一夜，天明便踏着露濕的蔓草進城去看她。

我們相見以後，非常喜悅，我坐在牀前用安慰的口吻述說了一遍路上所見的情形，她在我的敘述中又甜蜜地睡着了。

傍晚我出去了一趟，那些被炸的地方，有幾處已把彈穴填平了，頽垣修整了，只有鄉學社的房子，還留着炸後的姿態，半洋式的牆壁和柱都有點像要墮下來的樣子，天花板上的石灰全部震落了，看去真是一所「危樓」。

九月二十日的那一天，也就是舊歷中秋的那一天，我們把中秋闔家聚餐的餐資捐給了抗日後援會去慰勞傷兵，另外我們再略備一些菜餚，想在晚上小吃，所以清晨起來，便買了幾斤豆芽菜和魚蝦之類。到了八點鐘光景，覺得天氣鬱熱得很。我們在涼棚下摘豆芽菜的根和翹蝦鬚的時候，北門外紗廠裏的汽笛，突然拉起空襲警報來，在那一陣陣淒厲的聲音中，預兆着不平凡的一日。過了一刻鐘的樣子，又一次緊急警報，隨着敵機從江陰的東面橫空而來，飛得很高，是兩個偵察機，到了江陰城區的上空，便不住在那裏盤旋，妻家的人因為經驗過敵機投彈的驚恐，都躲到一年前預築着的防空壕

裏。我以前在故鄉所見的敵機只是經過，從來不會投過一個炸彈。因此，這回在江陰見了，我以爲和故鄉所見的一樣，也不過是經過的罷了；牠們的使命，我想總是轟炸南京吧，所以我決意守着靜臥着的妻，不去躲藏。我就坐在妻的臥室的東窗前觀看，北門外黃山上的高射砲和長江邊的高射砲在這個時候也接連地掃射起來，在蔚藍的晴空間，剎時添了無數的雲斑，頑強的敵機却不因我們的高射砲的密集噴射而逃竄，仍舊隆隆地在那裏作仔細的偵察。看它從我們的屋頂上飛過，又從另一處看它飛來經過我們的屋頂。到午飯的時候了，那兩個敵機不但不飛走，反又添了兩個來偵察。因爲江陰對於防空非常認真，所以在空襲中雖然到了中午，大家都不能舉火煮飯，恐怕烟囪裏的烟給敵機見了，無辜地被作爲轟炸的目標；所以我們只好餓着肚子躲着或坐着，在那裏靜候敵機去後的燒飯機會。到了一點鐘了，敵機在偵察着，高射砲在掃射着，二點鐘了，還是如此，三點四點，還是不會飛走，一直到了六點鐘，纔解除了警報。躲在防空壕中的人竟是枯守了一天，中秋夜間吃的菜餚一直沒有機會煮，那些魚蝦，都因天氣的鬱熱而全部腐臭了。到得月上時，我們和前方的兵士一樣，都還空着肚子。

中秋的一個整天，在敵機的偵察下度過了。以後二天，是陰沈的天氣，敵機沒有來。到了廿三的那一天，敵機在紗廠的汽笛聲中出現在江陰城區上空，黑壓壓五十九隻重轟炸機和驅逐機低飛過來，隆隆的聲音像要窒息人的呼吸似的。我在這時候知道有點不同了，便放棄舊時的觀念，也隨着妻家的人躲到防空壕中去。我剛剛跑到防空壕的入口處，有一個敵機嘯的一聲，側着身子削了下來便開

機關槍。我在那時用最敏捷的步法逃進了壕裏，沒有給他射中，不過子彈濺起來的泥土，却濺盲了我的一個右眼。我們在壕裏靜等着他的炸彈下來，它倒偏不下來，又飛遠去了，接着遠遠地只聽得江頭的巨大爆炸聲，和猛烈的高射砲聲。

鐘上的九點鐘十點鐘，看它在轟炸聲裏一秒一分地過去了，我們都屏住氣息把全神灌注在尋找轟炸聲裏。十二點過後，敵機大約來襲北門外的紗廠吧，霹靂似的巨聲便在妻家的左近發出，同時有清晰的機關槍和步槍的聲音，連續着到了三點鐘，忽然有幾個敵機飛過我們的壕頂，一陣猛烈的巨響，壕壁搖了幾搖，頂上的沙泥彷彿胡椒一般在我們的頭上灑了許多。到了夕陽的餘光裏，纔解除了警報，我們出壕一看，有兩個炸彈正落在壕外三丈遠的地方，把鄰居的一個防空壕炸去了半個，幸虧那個壕中沒有躲人，不曾發生慘劇。城外的草屋却被打倒了無數。有一個年輕的姑娘的頭被炸去了前面半個，彷彿成了一個血淋淋的鋼筆尖。她的哥哥，當腰炸斷，只剩了兩隻腳和胸以上的半身，雜在倒坍的草屋中。紗廠倒沒有炸準，把隔壁的碾米廠却炸平了，江上我們的××艦，就在這一天被慘地炸沈了。

至於屋裏的情形，窗上的玻璃都震碎了，在地上桌上以及一切的面上都落滿了很厚的灰塵，彷彿多年不住人的古屋似的。在一天，我們只好遷到離城二十多里的小村莊上去居住了。

以後江陰不斷地被轟炸着，妻家的岸也在轟炸中變成了廢墟。

五 轟炸中同故鄉

真是三家村的茂野墩，連下飯的蔬菜也要到七里外的周莊去買。我們在那裏住了半個月，產後的妻滿月了，康健雖然沒有完全恢復，但已能夠隨便走動，而且可以做些小事。我們在敵機聲裏用奶粉喂着幼小的嬰孩，候着從江陰到無錫的輪船的復航。

到了十月初，輪船的復航消息傳來了，我們便聚集一些輕簡的行裝，打算過一兩天就動身到屠甸去。

一個清晨，朝露在草葉上張開了金碧色的眼睛，在晨風裏搖搖欲墮的樣子，我們都用迅速的脚步跨過，那些明澈的可愛的露珠便搖落到我們的腳上，以及泥土中。當我們走到河邊岸灘上，雙腳已經濕透，佇立在那裏候着鄉人叫做「暴風」的輪船。前兩天每天七點不到就經過這村莊，今天我們候到七點十分還不見來。路人和駕着小舟的船夫都說今天輪船被軍隊捉差去了，今天不開無錫了，我們於是只好快快地搬了輕簡的行李重新回到茂野墩的村舍中，剛纔想留我們再住幾天留不住，而道着再見的妻的家人，見我們又回來了，非常欣喜。我們把濕透的鞋襪換了下來，光着足穿了拖鞋，打算等幾天，不料門外有人叫着「暴風」來了，「暴風」來了，快到河邊去啊！我們一聽得這叫聲，都手忙腳亂地提了行李，抱了嬰孩，三腳兩步地從綴着殘露的草徑間穿過，趕到河邊，恰好輪船洩

了一聲長氣，靠近沒有碼頭沒有路徑的泥土的淺灘——臨時的埠頭，我們四人都匆匆上船，一而揮着手和岸上的送行者道着「再會」，船在一陣叮噠的鈴聲中，離開了岸灘，「剝剝剝剝」的機聲極均勻地在黃泥水的中流響出來，船身向前而移動，就這樣緩緩地離開了這三家村。

有一些渾渾的人，不耐在艙裏的寂寞，便湊集了二桌「麻將」，一路上發出清脆玲瓏的牌聲。船繞過了幾個高山的山脚後，除了聯珠一般絡繹發出的引擎聲外，在船外彷彿有一種隆隆的聲音，再仔細傾聽時，大家都在面上現出了一些恐慌的顏色來。聽着聽着，愈來愈近而愈響了，打牌的八位，牌味的甜美敵不過隆隆聲的恐怖，便也停止了探頭到窗外去張望，只見九架敵人的飛機正在向船頭撲來，飛得很高。因為高，使他們稍微放了一下心，又復聚攏來繼續他們的四方牆圍的建築和合力地拆毀。終於，敵機在我們的船將到達的二三里內的長壽鎮上，拋下了一枚炸彈，聽說僅僅打死了一條耕牛和炸斷了一條石橋而已。但船裏的八位麻將朋友，當炸裂的巨聲轟的發出時，都爭先地向船艙左面的玻璃窗裏鑽了出去，從水裏逃到岸上，真像幾隻落湯雞。他們起先打牌的鎮定的精神這時不知去到那裏去了。

憐憫。
他們自己失笑着把濕透的身子重納入船艙裏來，面上的那種慚赧之色，使我們看得又討厭又

一陣風波以後，船又向無錫前進了，中午到達那條舟楫擁擠的「洋橋」邊，我們從艙裏吐出來，

在搜查的警察身邊停留了一回。我獨自去錫湖輪船公司問去湖州的船期，那位額上有着三數條皺紋穿着短打的，告訴我今天已經開了，如果今天一定要走的話，那末僱人力車趕到太湖邊的大渣口還能趕上。我們原不打算在無錫住夜，便由着人力車奔到大渣口，竟趕上了，在停着的大型輪船裏候到四點鐘，纔向太湖湖心開去。

太湖上透出水面來的山峯，尖的，扁圓的或鋸齒形的，都是墨藍色的，在西斜的落照中給波浪沖激着，我們的船，就在這些羣島中間穿梭似的經過。

黑夜降臨到湖上，船裏的電燈因為防空都穿着一件黑紗衣，小蟲還是在黑紗的邊沿上爭着翻筋斗。九點鐘的樣子，敵人的飛機襲來了，全船的電燈都熄滅，連推進的引擎也靜止了，無聲無息的彷彿一匹鯨魚，浮在太湖南半的湖面上，躲避着敵機的襲擊。大約經過了一個鐘頭以後，敵機去遠了，纔又駛進了大錢口，十二點多到了靜寂的湖州北門。

埠頭在深夜中突然亂了一陣，在雜遝的聲音裏我們到了一家旅館裏，剛剛把嬰孩的奶粉喂好，敵機又光顧到湖州的上空來了，我們就在燈火管制全城熄燈時睡下。

天沒有全白，我們到湖州南站上湖嘉公路的長途汽車，向南潯出發。

不料南潯到硤石的輪船已停航。僱專送的船又貴，我們便在南潯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着「淨硤快班」的紹興式四櫓烏篷船，蜷伏在艙裏，經過九個鐘頭的長時間，疲倦地到了屠甸。

本來從江陰到屠甸只要化十二小時就夠了，這回在非常時期却竟化了三天。

六 在故鄉

費了很多的周折和艱苦，從江陰回到了故鄉的屠甸，打算和妻兒在家中暫時停下來，和父母相處着休息一下。

在參天的古樹的濃蔭裏，那座房舍深遠的寂照寺右邊，豐草沒徑的小路的盡頭，牆頂用瓦片構成幾何形體圖案的一座小小的家屋，是我的可愛的老家了。從上海流亡回來的那套柚木傢具在三間廳的右邊有十六扇雕花的玻璃窗的廂房中，爲我構成了一間新式的臥室，「烽火合訂本」，「魯迅先生逝世紀念集」之類的書面，繪成在那間明窗淨几的臥室兼書室的房中。同時我又化了一星期的思考，十天的力完成了六種「航空救國郵票」的考案。

天氣晴朗，沒有雲，有一些微風，十月十八日的那一天，我和母親，妻，弟等六人，僱了一個相熟的小船，到屠甸，以東十八里的鄰鎮硤石去爲那一套郵票攝影，預備分贈友人作一個紀念。小船在浮着萍葉的水上輕快地航行着，將行盡一半路的時候，探頭到篷窗外去，從岸上柳葉的疎處，我們的視線接觸了三架敵人的飛機。牠們排成一個卍字從西南向東北隆隆地飛來，大約牠們是到硤石或什麼地方去偵察轟炸的吧，我們互相猜度着。這卍字越過了小船的上空，隆隆聲漸沈重起來，轉側了，卍字

變成一連串的三个十字，便在五六里以外的硤石鎮上突然生下了「蛋」，連接着爆發了霹靂一般的巨聲。連水上的小船也微微感到震動。沈重的隆隆聲漸漸從高空傳來，生下了「蛋」的敵機在青空小得像三個蒼蠅似的從東北迅速地又向西南飛去了。我們到達了「小上海」的硤石後，見街坊上熙熙攘攘來往着的人，沈着鎮靜，對於剛纔投彈的一回事，彷彿一點也不在意。只有那家照相館裏的五十多歲的嗅着鼻煙的老闆被敵機嚇得連朝餐也不會吃，鼻煙壺也找不到。我們走進他的攝影室裏，他那龍鍾的身體，偻着跟在我們後面走來，實足地表現了他的對於剛纔敵機生「蛋」的恐怖。他用戴着三個翡翠戒指的左手，指畫着形容敵機生「蛋」的情形，濺着吐沫的突出二個金牙的嘴，不絕如流地述說着經過，正沒有說完，電話的鈴響起來把他打斷了，他用戴着三個翡翠戒指的那隻手顫抖地拿着那電話的聽筒，從一口重濁的杭州話的對答中，知道剛纔敵機在車站生下了「蛋」，炸毀了車站以北的一座貨房，要他去攝一個影。

我們退出了佈置不免有點陳舊的攝影室，在一條不很熱鬧的小街上走着，以「雲少爺」出名的友人從我的背後拍着我的肩膀，我回頭驚喜在硤石能夠遇見他。我們互談着離開上海的情形，一同向着海寧縣抗敵後援會走去，他在那裏是主持着宣傳的工作的，在後援會的最裏面一間的事務室裏，他拿出幾張從我們擊落的敵機上卸下來的機關槍、日本旗、子彈之類的照片給我們瀏覽。又爲後援會主辦的「抗敵畫展」向我要作品。在他那裏我們又看了兩個多月不曾見而了的申報。

礮石這次的被炸，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被炸時日子已經記不清了，大約是在九月中的一天下午四點鐘的光景。敵機襲來，在礮石車站上投下了七個炸彈，我們那時都站在寂照寺前的萋萋的草坪上，視線跟着六架敵機從西面移到正東，看它在遠樹的梢頭削了下去，接着發出了春雷似的連綿的隆隆聲，震撼了寂照寺和寺前的幾株銀杏樹，我們都打一個寒噤。在遠樹的梢頭淡淡地透起了幾股黃黑色的煙，漸漸模糊起來，散滿了東方的遠天。投了炸彈以後的敵機，無賴地仍在那裏盤旋着，經過許多時候纔向別處飛揚。第二天一早傳來的消息，車站的月臺上被炸了幾個窟窿，除了濺掉一些泥土之外，沒有什麼損失；有一個炸彈落在車站旁邊的長着荷花的池塘裏，沒在翠蓋中間直插在爛泥裏沒有爆炸；有一個炸彈掉到車站以外的一條小河裏，正中了一個小小的漁船，那捉漁的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在船梢上搖着櫓，被炸去了半個白髮稀疏的頭，連船帶人沈入了河心。

在我的故鄉，成羣的敵機每天出現在青空或白雲的稀薄處。而且月色皎潔的夜晚，也常常有牠的隆隆聲出現在岑寂的星空裏。起來觀望，只見幾點螢螢的青光在天上響着移過，從來不會在不重要的我的故鄉生過「蛋」。

七 離家前後

報上的字裏行間，使我們覺察到我軍在前線的不利；抗戰以後而設備的那座三燈機裏所流出

來的上海白也同樣表示我軍在前綫的不利。我們一天深似一天的愁着，我們至誠地祈禱着我軍能有個轉機，把這危險的局面支撐起來，反撲過去，殲滅那些獐惡的侵略者。可是到了十一月六日的那一天，我們在三燈機的音波裏找到了敵人在金山衛登陸的事實，震驚的我們不得不先預備一個撤退的計劃。

在敵人佔據金山衛的第二天清晨，從急遽的大雨聲中，我醒來了。我拿着地圖，勸家人準備向浙西桐廬撤退。相伴半生的親切的家屋和染着汗血的一份薄產，使得我的年老的雙親不肯放手，他倆堅決地不願離開生活慣了的家而遠行。作客在我家的妻的弟妹六人，雖然嫌江陰危險，但到了這個時候屠甸也是很危險的地區了，江陰有着他們的父母，使他們不覺懷念得廢了寢食。在同樣危險之下，自然願意跟着他們的父母住在一處生或死。我看出了他們的內心的所欲，便決定和妻先送他們六人回到「長江國防第一線」的要塞江陰，回來後再勸雙親重新計劃流亡的道途。想來敵人從金山衛推進，到硤石一帶，也許要一個月或半個月的時間，我們怎樣逃亡，還可有一些時間來從容地打算吧。

一條直街的屠甸依着東流的石涇塘，躺在北岸，二三百家古舊歪斜的房舍比櫛着，是有名的「榜李」的產地。這個小地方不近鐵路，也不近公路，二面都距離着二十里的模樣，抗戰以來敵人的飛機雖然在它的上空時時經過，爲了它的不重要，直到失陷不曾投過一個炸彈，敵人佔據了金山衛，

陷了松江和嘉善，嘉興也動搖了，於是屠甸四周的鄰鎮，都遭到了敵機瘋狂的濫炸，石門灣、豐子愷先生的綠緣堂在轟炸下化成了廢墟；斜橋和王店的車站也是轟炸的目標；桐鄉的城隍廟和濮院的飛機場全都炸了。這四圍的鄰鎮的距離都不過二十來里，或不到二十里，遭到慘炸時，屠甸古舊的房舍都像醉漢跳着舞，爆炸聲整天滾滾地彷彿擂着大鼓。我家的那些玻璃窗發出叮當的清脆聲，落在地上的那些碎片反射着慘白的光。一天傍晚，我在臥室中凝神雕着一方石章，硤石又遭了十多個炸彈，車站被燬成了平地，一陣巨聲和震盪，那方捏在手裏的石章，掉落到了地上。

前線更緊急的十一月十日，一羣羣在高空來往着的敵機，用傍晚的蚊蟲來形容，是最恰切沒有了。我們覺得在家不能再安居，辦當了一些衣物，退到鄉下去暫避。硤石車站在午間又落下了二個巨型的炸彈，彷彿耳邊來了二個霹靂，午餐的菜碗從桌面上跳了起來。三四點鐘光景，用船載了幾個衣箱向離鎮不遠的鄉下移居。暫時留守在家中的是母親和妹妹，父親認識去鄉下的路，引導着我們走。我的四弟是會撐船的，同時因為弄不到撐船的人，載箱籠的船便由他擔任了撐的工作。他不認識水道，我們在那個小村莊的河邊候了許久，不見他撐來，正焦急着恐怕他迷了路，不想送妻的弟妹回去連日叫不到的船，無意中這時在河邊叫到了一隻。同時四弟撐的船也來了，父親便和我率領了妻弟等八人，重新坐了船到鎮上來望母親，向她告別。她揮着悲慘的老淚，經過冷清的長街，買了兩包酥糖和香糕，交給她的熱愛的媳婦手中，恐怕我們在路上受餓。她和父親遠遠地送我們到西市外

的高家橋，依依不捨地親切地叮囑着：

「你們年青人路上要小心，順水順風回到家後務須來一個信。豫堂，宗秀你倆送他們到家後如果路上好走，早些回來，免得我們掛念。」她的語調一半是在嗚咽。

父親也彷彿預知我們此去難於回來了，縱橫着老淚，反復地叮囑着我們珍重。

臨行時，我們都歎歎地落下淚來，望着兩位和藹的老人和天真的弟妹，悲傷得沒有一句話。我們的心都碎了，我們的血都彷彿凝固了，在陰寒的暮靄中演出了最慘痛的生離的一幕。

化石一般在岸上峙立着的父母弟妹，目送着我們的行舟，在船裏的我們引領遙望着漸離漸遠的岸上的一羣大家飲泣着。溫陞可愛的家從此被日寇摧殘了，流亡的生活也從此展開了。

八 夜船發湖州

溼溼的水聲和橈聲送我們離開了故鄉屠甸，父親和母親臨別時的叮囑，使我們大家默默地體味着，都沈浸在沒有家沒有親人的哀痛中。冬日傍晚的水風，從船頭上透進來，雖然把嚴冬的衣服都上了身，也不免覺得有些寒冷。在前線的將士們，用單的或裕的衣服裹着疲勞的身體，想來入夜一定更比我們受寒風的苦。金山衛登陸的日寇，但願能夠爲我們鑿風宿露的英勇的兵士所掃蕩，不使他蔓延開來。美麗的富饒的江南呀，我們都希冀着你能夠避免日寇的蹂躪。

船在左右簸動中經過了長杉橋，一直向西前進，疎疎落落的兩岸有的是和平的村莊，村人都懼了旱煙桿在河旁的場地上閒談着，享受那傍晚悠遊的生活。他們都不知道日寇已闖進我們東南的門戶，將要迫近他們自己的村莊，我們不覺爲他們的將來擔着憂。夜逐漸深去，在星光中經過了新市，又從新市向北前進，我們幾次推開篷窗來探望，千金市梢的那條高高的環橋的影在朦朧的月光下黑壓壓地倒映在河心，橋塊的一點燈火下，照見一個守夜的壯丁，我們的船就在他的呼喝中停下又開行。

漁船的船身太狹小，坐了我們八個人，又搭了二個鄰人，都擠得身也不能轉側。在落寞寒冷的長夜中，回憶將要絞死了我們。在無奈中，反復地低唱着「打回老家去」，悽慘得彷彿是顫抖的泣聲。一路上又怕遇了盜匪，不敢隨便睡去，午夜以後，澀滯的眼常常會自動地閉攏來。我們又只好打起精神，認定了角色坐着扮演「在烽火中」，往往因了故意裝作的聲調，使得全船的人都浮起了一陣苦笑。經過菱湖，是第二天的黎明了。喝早茶的人熙熙攘攘地一點也看不出是戰時。以後船在菱葉菱花間航行，幽微的清香包圍着行舟，朝霞襯在桑林背後，假使不是在戰時，我們將怎樣珍重地欣賞着這水鄉的美景呵，現在却反而使我們增加了憤慨和憂愁，這樣美麗的江南將被侵略者的砲火彈藥燒焦摧毀了。我們流着淚發着誓，往後要爲祖國復仇。

船頭對着青山下的一片白茫茫的水，我們的小船真像一片葉飄在泉水洋上，象徵着我們的渺

茫的前途。峯巒起伏的青山近來，這片大水便落在我們的船後了，依着山脚前進，湖州南門的埠頭擔水的和淘米洗菜的喧囂着，上岸時他們都用同情的眼光圍看着可憐的我們的一羣。湖州的一家書局裏的計鴻生先生隨着同船的鄰人來迎接我們，在他的熱誠的招待中，便到了他那邊。

得到了活動，擠軋了一夜半日的蜷曲着的身體，真感覺得舒服。珍重地，我們把母親臨行所給的酥糖和香糕拿出來充饑，悲慘的離別的情景彷彿都印在那些食品上，我們又心酸得流下思家的淚。

九 袁家匯一周間

送妻的弟妹回江陰，到了湖州便陷在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的環境裏了，我們只好將計就計，在湖州停留下來。

一家當舖的灰色高牆，岸然地站在熱鬧的湖州的大街上，在它的前面擁着許多從四處流徙來的觀衆，高仰着各式帽子的頭在細看一幅龐大的油畫——「東戰場全圖」，箭頭的指處，敵軍已越過了嘉善而向嘉興東北的新塍等處直趨盛澤平望。比較貼得低一些的壁報上的紅字，報道着敵便衣隊到了平望南潯，使得這一羣觀衆的緊張的臉皮下，隱伏着悲憤的反抗的血的洪流。

當城裏的人都把他們的財物用車子或小船載着奔流到四鄉去時，在城南的郊上，一個已呈現着凋零的花園裏的那條小河中，又撈來了二三隻難民船，在艙中塞滿了他們認爲最值錢最捨不得

的雜物，摸到河心的幾株老拙的垂楊，恰好是他們繫纜的地方。

連下了幾天初冬的雨，他們潮濕了的被褥，在枯草的坪上錯綜着朱紅慘綠一方方的顏色，曝在無力的夕陽光中。它們的主人，把憔悴的身體倦拋在石凳上，搔着頭兩眼無目的地注望着天空，彷彿一幕幕悲慘的遭遇在他們的腦海中迴旋着似的，時而皺眉，時而嘆息，也成爲流亡者的我們，用同情的語調和灰大褂的中年男子談了起來：

「碼的，日本亦攻進了浦東，我們只好丟了家跑，在炸彈和炮火的猛烈攻擊之下，慌亂地一點東西也不會拿，只有這幾條潮濕了的棉被和這條生命給逃出了。」灰色大褂的中年男子指着草坪上的潮濕的棉被憤憤地說。

「我們也是如此。湖州不是可以久居的地方啊，你們還打算再走嗎？」我走近一步，一面看看他們的三隻破船。

「想再走，可是不能生活，再走有什麼用呢？死在這裏吧，等到日本赤老來時和他們拚一拚！」他站起來，用握緊的拳頭猛向空中打了一拳。

.....

我們談了一陣，踏着斜日的餘輝，匆匆地跑到了城裏。

晚上，圍在一張長桌上，我們都浸在黃弱的燈光裏，討論着明天的行止。結果，我們決定到了水鄉

的袁家離去暫住。

在煙雨迷濛的清晨，我們划着小舟，經過遼闊的碧浪湖，泉水洋洋。這裏是唐代的高士張志和，容與中流，漫歌着「斜風細雨」而垂釣的地方。我們今天在這一片煙水間穿渡，心情混合着憂愁、懷苦和憤激，張志和的悠游的態度，我們只好欣羨而已。

一帶靈活的水，把醇樸的小小的袁家圍團圍住了。西南在一灣水的盡頭，荻港的那座「風水亭」隱隱地留着一個亭角，在一片蕭蕭的蘆荻梢頭，那一帶水上，時時來往着擺渡的輕舟，在那裏三點五點地聚攏來，又分散開去。碧浪拍着岸，一大羣熱鬧的白色毛羽的可愛的鴨，親睦地泳着談着，風景是那樣的秀麗而質樸的，以致這裏的人情，也都溫暖得可愛，陌生的我們靠着了初識的友人們，得到了我們所需要的住處和家具。前線的消息，他們非常關心地每天來告知。從蘇州、平湖流徙來的，親熱地做了我們的左右鄰。

雖然我們睡的是樓板的床，墊的是稻草的褥，在行竈上舉炊的時候，滿間屋都是將要窒息的煙，但在這水鄉我們暫時又得到了這樣可懷戀的安定的生活。從平湖來的鄰居，在敵機夜窺的一點鐘前後，女主人在燈火管制的黑暗中胡亂地把她肚子裏的嬰兒生了下來，雖然沒有醫生替她接生，竟出於意料地母子都很安好。清晨見面時，還向他們道了「恭喜」。

雨絲打濕了深巷的石子，滑滑地，我走到春至堂藥號去，店主老潘握着一支相當新式的步槍，做

開了壯丁制服的胸脯把將要燃手的煙頭向階前的水沼中一去，告訴我：

「錢先生，幾天不見了。今天下午鎮長召集一個會，他說縣裏來了公事，把荻港袁家匯這些地方都劃入了火線，明天起便要全鎮的壯丁去開掘戰壕了。從湖州跑來的人，在三四點鐘光景，經過泉水洋上曾經隱隱聽得東邊有炸彈的聲音，現在據長途電話的消息，說昇山被炸了，而且炸死了一個學生。戰事大約愈迫愈近了，你們打算走還是仍在這裏？」他至誠地告訴我，而且關心着我們的行止。

「你呢？你的家眷呢？不是早想遷到江北泰州去嗎？」我注視着他年輕而熱情的臉反問。

「沒有現款在手頭，走遠了也是徒然的。在這裏，有的是鄉帳，到了真的爲難時或者還可把那些帳派派用場。」他重新再燃點了一支金鼠牌。

我們默默地相對着，大家被走不走的問題苦苦地壓住了。

雨下得大了，簷前起了滴答的聲音，我在迷糊中覺醒。滑滑地穿過黯黑的深巷，到了我那個妥適的寓處，在黯淡的豆一般大的煤油燈光裏，我決定明天上湖州城裏去探一個究竟。

一〇 泉水洋上的槍聲

「趁船，趁船，到湖州啊！」

搖船的沒有聽見，依舊一擺一擺地搖着沒有答應。

「趁船，趁船，老伯伯。」

在濛濛的細雨中，在那一灣白茫茫的水邊，站立在木造的碼頭上，清晨的寒冷相當刺骨，我和宗穎吉平三人招呼着一隻從水的盡頭的那片蘆荻中閃出來的「赤膊船」。近來，船裏的老婆婆在雨中舉着手，表示允許我們搭她的「便船」。

我們在船的簾盞中，擎着油紙傘，縮成一團，怕細雨趁着斜風打濕了我們的衣服。船搖得真快，在欸乃的櫓聲中，我們又浮在遼闊的泉水洋上了。濛濛的細雨籠罩着水面，這回四圍秀麗的青山都藏躲了，水天便接連起來，沒有一些痕跡。我們縱目四望，只見北面的水上，浮着無數小點的行舟，載着家具衣物向南航行，彷彿在上海虹口所見的遷移者的車載馬馱，都向蘇州河南岸奔瀉一般。

在寂寞中，那位頭髮將要脫盡的老婆婆開始和我們閒談起來：

「先生，這幾天打仗打得怎麼樣了？我們這裏總不要緊吧？」她的沒有牙齒的扁嘴吐出湖州的土音。

「聽說打得不大好，這裏將來難免要遭受到戰爭的大禍呢！」我回答着。

「阿彌陀佛，東洋鬼子真是無法無天！」她和披了籬笠搖着櫓的那個壯年船夫同聲說。

「日本人是最惡毒不過的，他們不但要佔我們的地方，而且還要搶奪我們的東西，殘殺我們的

兄弟如果日本人打到了這裏，我想他們也是要這樣做的。你們應該團結起來，預先要有些準備纔好。」宗穎斜欠着身體仰起頭來和那船夫對談。

「先生，是呀，可是怎樣準備呢？」船夫騰出搖櫓的一隻粗手來揩一揩他的眉毛上的雨珠。

「真的怎樣準備呢？」老婆婆也插着嘴。

「砰！」隨着一聲響，船邊的水飛濺到船舷上來，我的面上濺濕了一大塊，宗穎吉平的衣服也都被潑濕了。全船的人都莫名其妙地，不知從那裏飛來了這一槍。

「砰！」又是一槍，呼的從宗穎的耳邊擦過，我們都呆住了向四邊一望，這纔知道在十丈外的一艘烏篷船上對着我們發槍，恐怖的神情籠罩在我們的面上了。——老潘昨天告訴過我，在幾天之前，這遼闊的泉水洋上曾經發生過搶劫。我想今天我們正要遇到了。

恐怕烏篷大船上再發槍，我們都大聲喊着：

「我們停船，我們停船。」

隨着我們的船蕩到岸邊的蘆荻間，那艘烏篷大船上的人彷彿怒不可遏地，呼喝着竟又發了一槍，船夫在不意間猛然一驚，沒有停穩的「赤膊船」幾乎側翻了。那艘烏篷大船漸漸地漾近來，傍邊來，我們只有等待着搶劫的降臨了。不料那艘烏篷大船裏的人，都是我們的便衣戰士，他們的面上都滿生着粗黑的短鬚，結結實實地擎着木殼槍，如臨大敵一般，瞄準着「赤膊船」上的我們。剛剛他們

在十丈外的煙波間誤聽了我們間的談話，以為在奚落他們，三槍的來因就在這裏。方纔我們懸擬着遇了盜匪，到這時也就明白。誤會消釋以後，一大一小的二艘船互傍着向湖州進發。

一一 湖州在烽火中

在慌張的行人的臉上，知道湖州的近况已是萬分危急。一半已經傾頽了的南門口，幾個兵士在建築着沙袋的防禦工事。吉平的手指上生着「天蛇頭」，要到福晉醫院去診治，當我們踏進那個宏偉的院落，東奔西走的只是一些慌亂的人。住院的病人都已準備着出院了，那壁角裏的電話機，還不住地響着叮當的鈴聲，傳話催促着病人快走。看護的白衣早已摺疊起來，穿着普通的旗袍，三三兩兩地站在植着檯檯杖杖的梧桐的庭中議論着，她們都是候汽車來載着離開湖州的。吉平的「天蛇頭」始終沒有醫生為她診治。

街上擁擠着的，是搬家的車子。我們擠着走到一家書局裏來，一路上只見上了排門的店鋪。一星期前熱鬧繁麗的街道，這時全變了，悽慘恐慌的景象，在每一家的門上鋪前呈現着。敵人的飛機在街鐘的亂撞聲裏，便出現在湖州的上空了，街上擁擠着的行人和車子霎時間都躲避得絕了跡，於是湖州的面影更由悽慘恐慌的景象而轉到了死寂的境地。

東門發出轟的一聲，有些人反從屋子裏突門向街上亂闖了，現着死寂的街道突又雜遝起來，喧

響起來，警察和壯丁雖然竭力呼喝着禁止他們的動亂，但沒有用。敵機看準這個當兒，用機關槍瘋狂地向街心的人羣掃射，那些不幸的便倒臥在石板上，泊泊地流着鮮血，四肢痙攣地顫抖着，動着，挺一挺脚，或手死去了。我們躲在屋裏，聽着炸彈排砲似地響起來，我們懷疑自己是置身在地震的區域裏。耳朵被巨聲振驚着，彷彿有許多金星在綻開來，火藥的氣味充滿了動盪得似海船的房裏，差不多連呼吸將要被窒息住了。不自覺地，我們臥倒在地下躲避那些橫飛的彈片。

解除警報後，開出門去，最先入眼的，是我們的簷前的遮陽已經墮落在街心了。相隔十多家的被炸塌了的那些房屋，在瓦礫堆中冒着煙，被難者的手脚肝腸都遠飛開來，狼籍在街心和掛宕在簷頭。我們趕速通過這恐怖的地區，奔到河邊喚船向袁家匯走。

在四小時後，我已同了宗秀她們重新跑到恐怖的湖州城裏。天漸漸陰暗起來，後來下一點小雨。這半天沒有警報，我們蟄居在書局裏到了夜半，纔叫到了二艘網船，急忙趕出西門，船在逆水中風吹雨打地向着浙西的梅溪亡命。

一一 若溪急流上的恐怖

急遽地，戰時狀態的陰影染上了整個的湖州城市，往日的繁華，完全收斂了。當東門落下了炸彈的那一天，幾條街上只見惶急的人在亂撞。午後，天從陰沈而轉到了微雨，一切景象更顯現了慘淡，凋

零。我們從袁家匯上城，一路上常有疏落的槍聲。船家都怕被「捉差」，離開了熱鬧的城河而躲到了荒僻的蘆蕩中去。靠了會說的老計和穿壯了制服的老王，我們到梅溪去的小船，一半被說服一半被強拉地總算弄到了二艘，繫纜在九曲弄外的河埠上。晚來雨漸漸下大了，簷漏的滴答聲很寂寞地很悲哀地，彷彿在替將要淪陷的湖州和將要受難的人們垂淚。河岸上黃昏的街燈，朦朧的光映照著覓船人的影，不絕地顛顛巍巍地在濕滑的石街上移來移去。

深夜，小玻璃窗裏閃進一片青銀色的電光，接着彷彿中午炸彈聲一般的霹靂，在遠處近處翻騰着跳躍着，我們便被大雷雨驚醒在薄被的板床上，渾身都感到了寒意，或者是「驚弓之鳥」吧，我們連聽了雷聲也會惴惴不安的。

挨着到了一切沈隱的四點鐘，我們從床上爬起，通過黯黑泥濘的九曲弄，落了小船，四個人一邊，緊緊地八個人疊在中艙，前艙讓我們的行李佔據了。另外一艘，擠着友人老朱的一家。老王披了壯丁的制服，用油紙傘擋着雨，危坐在船頭上，押着起錨——這樣便可以避免軍隊的「捉差」。黑夜漫漫的城河面上，冷冷清清連一個船影兒也找不到，空洞的河波，拍着岸，敲着船身，更顯得洶湧，發出悲壯的嘯聲。船對着水西門搖來，霎地一柱電光在黑暗中射過來，搖船的老婆婆的眼睛被花眩了，同時在靜寂的夜氣裏動盪起一聲「停船，檢查」！隨着聲，小船的櫓緩起來，押船的因為有穿着壯丁制服的老王，在「我們有公事」的答語中船頭在岸上只一擦，便毫無問題地又開行了。

從層層的雨雲中，天光再由東方來到地上，我們的小船已經浮泛在茗溪的急流上，向西溯源疾進，兩個船兒一前一後，親熱地跟隨着，欸乃聲和波濤聲慷慨激昂地酬答着，彷彿是一闕「前綫進行」的 Quato，荒草迷離的西岸一排排矗立着不知名的喬木，向空漫伸着千臂的枝桠，靜靜地在潮濕的空氣裏傾聽。

決定到梅溪的前幾個鐘點，老計得來的消息：茗溪上行船，已經發生過好幾次的搶劫了。假縮在桐油氣味很濃重的艙中，不時感覺到要反胃的樣子。想起了老計的話，除了油氣的包圍外又被恐怖包圍了。茗溪的兩岸愈來愈荒涼，穿着濕布衫的萬仞青峯層疊着濃黛淺靛，圍合在小船的四周。山間沒有一些人煙，帶着霧點的風在枯草尖上打滾，呼嘯着作聲。狐裘似的出岫的濕雲低繞着山腰，昔日的「梁山泊」我想不過如此。船隨着溪身迴轉，突然映到我們的眼裏的是：岸上敗草間，零亂地那些雜陳着的朱漆的衣箱之類，各種質料的衣物都已吐出在草葉上，被雨淋濕了。那艘龐大的船一半陷在水裏，一半傾側着闌在岸上，艙裏浸滿了黃濁的漣漪。幾丈外還有一艘不幸的小船，也陷在水裏，呈現着劫後的悲慘的姿態。我們從這兩艘沈舟間更鉤起了無底的恐慌和憂愁。一轉灣，青山壓向船頭，又往船尾退去，忽然現出一片平原來，在萬頃蘆花的白浪間起了零落的幾聲木殼槍，更使我們切膚地感到了搶劫將要降臨的驚惶。小船的櫓聲也急促起來，船在快速地前進着，船頭破浪發出呼呼的聲響。許久許久不再聽到那種使人凜然的槍聲，也沒有什麼聲息再從蘆花的白浪間漏出來，屏

住了氣息的我們雖然仍舊陷在驚恐中，但漸漸得到了一絲寬慰。

一百二十里的水程，到了下午四點鐘，只剩了五里了。一路在溪上遇着的對面來的船，都說梅溪已經沒有空屋可以租賃，避到那裏的人還有許多住宿在露天。我們是不肯蹈他們的覆轍的，便改向曉墅進行。兩艘小船在三五間草屋的那個水村前，繞過了浮在中流的許多竹排，在三叉的溪上向左轉灣，捨棄了梅溪而投奔到曉墅的懷裏來。當到了柳岸間錯落着草蓋的田舍，在那裏有人修補着漁網的村前，已經可以隱約望見我們暫時的歸宿處曉墅。惴惴的心放下了，總算幸運地我們沒有遇到搶劫，安全地到達了。

一二 停留在曉墅

雨後，彷彿塗着油的滑滑的碎石街道，靜靜地躺在陰沈的燈光裏，反射着一點一點的明亮的光，山市的黃昏格外靜悄，只有登隆登隆的釘靴聲，破了這個岑寂。

「豫堂兄，怎樣呢？今天房子總得停當，你看那家竹行裏的如何？」老朱一口蘇州聲音，僵僵着他底背，用手杖指了指那家竹行。

「那兩間一披的房價實在太貴了，十六圓一個月就算忍痛吃下，要預繳三個月却有點為難，況且誰能包三個月內這裏沒有事呢？」我把兩手鑲在袖筒裏，不勝其寒地回答。

「那末大家分頭去找吧，找到了再商量，現在已經十一點了，再不快找恐怕……」老朱說着，面揮手向北市走了。

又過了點把鐘，老朱找到了一所只能他一家住的房子，他住下了。我們到了午夜一點後，有一所將要傾圮的矮屋，潮濕的泥地彷彿山地的模型，凹凸不平得厲害。一個板床關在把一室隔成兩間的向裏的板壁旁，永遠在凹凸的泥地上擺不平穩的那張破了邊沿的圓桌，圍着四個方凳當作了前半間房的至上擺設，此外空無所有了。臘臘的朔風打來，破爛的百衲衣似的那扇唯一的木門，搖盪着吱吱地獨自發出歎息，細細地找尋，這矮屋牆上沒有一個窗可以來陪着牠感喟。舊日被行竈的煙熏黑的那個低低的攔樓，給三四窠炭和蓬鬆的稻草佔據着。我們在點着頭的燭光中，向上齒耙出在層外一口拗音的徽州婆付了十二圓一個月的房租，把行李搬了進來。

「喔，比袁家匯相差得太遠了，那邊兩塊錢一個月，有樓有底的一幢，門窗板壁都整齊硬朗，像這種破屋，十二塊一個月，還想叫人先付三個月，真是趁火打劫！」宗秀憤憤地說。

「今夜八個人怎樣睡呢？只有一張床。」宗穎截斷了他姊姊的話，把眼前睡的問題提出來。

「我看把攔樓掃疊一下睡幾個人到上面去吧。」我打量了一下那個黑漆的攔樓。

「不不不！攔樓沒有租給你們，不能上去睡覺！」房主徽州婆裂開耙着上齒的嘴咆哮着阻止將要動作的我。

於是爭吵起來，她退還了租錢，說是不租了。出其不意的，站在門檻上的一位看客張大個却開口了。

「我沒有見過一間房租給人家，其中有一部份是不租在內的。除非事前講明倒猶可說，你這屋租給他們，十二塊錢不算便宜，既沒有講明，攔樓怎麼可以不算在內呢？」他用江陰的語調不平地替我們爭着，就在這時便發現了他是宗秀的同鄉。

大家又費了許多唇舌，纔算說服了那個徽州婆，於是我們在攔樓上睡了五個人。

沈沈的濃睡醒來，已是一片晴日的十點鐘了。張大個經過門口，他說河岸上又新添了許多逃難的船，有的已經被搶劫空了。他們被壓榨出來的租金更來得驚人，大都一個月要六十或一百，先繳三個月。有些難友們不勝曉墅人的剝削，把破敗的廟宇當作了他們的廬舍。

飯後沒有事，散步到老朱的寓裏，他的房主劉師爺告訴我們的消息却是很壞，說湖州已經在我們離開的那天下午陷落了。他準備着將要遷到天目山的深谷中去住，在他看來連曉墅也快成問題。我也就感染了憂慮，懷着不安的心回到那間將要倒坍的矮屋中來。

一進門，女傭巧珍便對我說：

「少爺，真氣死人，徽州婆和她的癩痢兒子來拿那幾簍炭，說炭淺了，是我們偷了她的，行竈邊的炭就是賊物。大小姐和她爭論，她就罵人，我們也不讓她，一齊開口和她辯，這纔把她氣咻咻地轟走。」

了。」她一邊說一邊指着行竈旁的幾根張大個陪我們買來的炭。

「我去和她的男人說吧，要他來道歉。」我說着又走出門去。

晚間在燈前議論徽州婆的刻薄和不敬。她的男人知道今天日裏的一場風波太使我們難堪了，這時跑來表示了歉意。同時帶來一個消息，有人從湖州來，證明城區確已陷落，敵兵已向長興泗安挺進。於是我們的議論立刻又轉到了逃亡的那些瑣碎的事上去。

又是一夜過去了，接着來的是一個雨天。

下午雨停了一刻，湖州那家書局裏的兩個小夥計從梅溪來望老朱，被雨打濕了半身，他們赤着脚經過門前給吉平瞧見了，招呼他們進來歇歇脚。於是湖州陷落時的慘狀，都從他們的嘴裏流了出來，那條熱鬧的衣裳街，終於被敵人的飛機狂炸成瓦礫的小丘。他們出城時背後火燄掀着天。城門口堆積着防禦物，已不能進行了。無數的人都從殘缺的城牆上跳下來，跌傷了手脚頭顱匍伏在牆腳下的也不知有多少，哭喊掩蓋了爆炸聲，「死」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掠過。他們幸運地在直注的大雨中跌倒了又爬起來向梅溪狂奔。收容在城裏的那些難民也都攜了他們最後的財物——鋪蓋，在沿若溪的那條狹窄的泥路上爭先逃亡，有的跌在若溪的急流中始終沒有爬起來，有的鋪蓋掉到了滿着水的田中，也就忍痛犧牲了空着手跑。回頭看看着地明亮的都是一伸一伸的火舌，漫天在雨中繚繞着的是火舌吐出來的濃黑的烟。他們冒雨跑到深夜，在一個小村中饑餓着宿到天明，意外地趁到了

來梅溪的便船，纔得今天和我們見面，他們把這個悲慘的故事敘述完了，端起那杯熱茶來一飲而盡，又匆匆地尋向老朱那邊去。

一四 砲火撲到了天目山

曉墅人都把曉墅看做租界，過去幾回內戰，在曉墅從不曾見過一個兵。這次展開了抗戰，曉墅最初確也見過幾次敵人的飛機，往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們以為是一定可以「太平無事」到底了，所以房租要那麼狂漲起來。

可是我到了那裏的第四天，和從嘉興來的幾個新朋友漫步到散濟橋，歸途中却遭遇了敵機的襲擊，機關槍的子彈從高空橫掃下來，使得平靜的山市起了極度的騷亂。當夜又有三十里外的洪山發現了敵便衣隊的幾艘小汽艇，而且有幾個壯丁被殘殺了，這不平凡的消息傳布開來，明天鎮上不見了許多本地人。

在晴朗而奇寒的朝晨的青空裏，山巒飄浮在田野的盡頭，柔婉地豐滿地彷彿衣了紫羅蘭色綢衫的許多少女疊臥在那裏，但也有崇高的威嚴的現着蒼然色調的險峻的奇峯，彷彿不可搖撼的戰士在那裏休憩，敵人的飛機就在這些山巒外迴轉着，遙遠地遙遠地在蜂鳴一般的聲息中連續着漾起春雷似的爆炸聲，雖然是遙遠的地方在遭災殃，但曉墅的人們都相覷着現出了一種難堪的顏色。

就從這一天起，戴竹葉和披松枝偽裝着的兵士，接連地從梅溪通過曉墅向湖州前線開去，不見慣兵的曉墅人本來已經爲了爆炸聲和惡劣的消息而動搖了。到了這時，更澈底地動搖了，外來的避難者，跟着也漸漸動搖起來，投奔到山中去找安居。我們的一羣，便計劃着徒步到安徽的南部去。

曝着冬日的宗秀她們，無意地在門前得到了步行的同志張心言女士，她們的一羣有六七八，從松江困難地靠了水道繞過南潯湖州這些將陷的城市來到了這裏。她們租不到屋，就住在船上，從曉墅再向西行綿互着千里的山地，船就失了它的效用。她們雖然有着雄心想用步行來克服那迢遙的旱道，可是路上覺得太孤單了，有點不敢輕易嘗試，我們的顧慮正和她們的一樣，大家互相說出了這個苦衷，便決定明天合夥登程，向荒山亂石中找出一條有自由有光明的生路來。

一切停當，嘉興來的友人也加入了，還加上擔行李的九個挑夫，我們明天長征的行列，看來是相當雄偉的。

晚來過鎮的戰士更擁擠起來，我們也就早些睡覺，儲備一些精力來對付明天的長征。中夜，被撲到天目山的猛烈砲聲驚醒了，我們殷殷地望着天光的到來。聽着門外的行軍，那種沈着的步伐，和悲壯的馬嘶，我們都信賴着敵人將在這些戰士的手中崩潰，我們興奮起來，寬慰起來。接着那扇百納似的木門上發出剝啄的聲音，我在擱樓上披衣起來，多少有點膽怯地問：

「那個敲門？」

「老鄉，開門，我們走得力乏了，想借坐一下。」門外的聲音很客氣地回答，於是我開門出去，在煤油燈光裏，閃進幾個灰色的青年兵來，在那幾個破凳上坐下，把他們的槍抱在臂間，便沈沈地睡去了。宗秀她們在欄樓上打疊行物，悉悉索索地忙着，過了半天，有一個面龐較瘦小的兵揉着迷糊的眼醒來了，我便端一杯開水給他：

「你們是從那裏開來的真疲乏了。」我好奇地一面問。

「說來路途真長，我們是從四川開來的，在一個月裏走了上萬里的路。現在還只到得這裏，我們殺敵的心真被遙遠的路悶得慌，好在前面就快到了，我們在這裏休息一回，養一養神，趕到前線，叫那些日本鬼試試我們的厲害。」他還是揉着眼，一面伸手拿那個杯。

「中華民族靠了你們，翻身我想是不難的！」我又送了一枝金鼠牌煙給他。

濃醃的其餘幾位也都參差地醒了過來，他們都痛飲着開水，抽着煙，疲乏掩不了他們的果毅的氣概，不拔的雄心。他們都指望着早些和敵人周旋，起來整整灰色的布衣，背起了那支沈重的槍，向我揮手跨出門去，英勇和剛毅晃動在他們的步伐和擺動的全身姿態上。

他們走後猛烈地突然下起冰雹來，那間將要倒塌的矮屋的瓦縫裏像篩米一般地撒下冰雹來。砲火已撲到天目山，我們臨行又遭到冰雹的阻礙，不免心中浮起一陣惆悵。

一五 浙皖叢山間流亡的一羣

浙浙澹澹在瓦上跳躍得很鬧熱的冰雹給行人帶來了比「馬滑霜濃」更愁苦的心情。然而在這突然落下來而又突然收起了的冰雹之後，東方赭紫的層巒上卻又透出了一輪使人歡欣的血色的朝陽，它掃蕩了愁苦，送來喜悅和勇氣，使我們這一羣開始長途跋涉的流亡者，從幽暗的情緒中滋長起無畏的精神來。

我們這長長的行列，由着張大個的帶領，逶迤在曲折的阡陌間，濃霜彷彿薄薄的粉，敷遍了每一方小土和每一枝小草，在晨光裏露着微白的顏面。我們這羣流亡者的足跡，密密地錯綜着遺留在初次行走的路面，一直綿亙到梅溪，一直綿亙到遙遠的地方。

朔風馳騁在朝晨的羣山間，撲到正向西挺進的我們的面上，雖然跑得額前滲落着粒粒的汗珠，還覺得有點着膚生寒。張大個他們擔着行李，不住地從左肩換到右肩，富有彈性的扁擔一上一下彷彿雁翼似地波動着發出吱吱的叫聲，和着我們悉悉率率的屨聲以及衣袂聲。

昨夜攪醒了我們的好夢的兩聲大砲，以及破曉時叩門借宿的在疲倦中還顯現着英姿的四川軍，這時都浮泛在我的腦海上，使我驚悸，使我折服。這樣在回憶裏走着，擡頭見巖石間蔓生綠樹的那座彷彿是梅溪鎮的屏風的岸然矗聳着的高山，不覺已壓到面前來了，我們的一行列走過藏在藤蘿

中的石橋，來到一片樟樹的渡頭。前幾天橫江互渡的那兩隻渡船，今天已經不見了，另外在那渡頭用了無數的青毛竹，編成一條長蛇似的臨時浮橋，橫跨在湍激的江面，灰布衣的四川軍擔着輜重，或挑着煮飯的鍋鏟，一脚濕一腳乾地在那浮橋上來來往往，發出一片歡喜明朗的雜碎的響聲。我們從來不會見過浮橋，更沒有見過這樣簡陋的浮橋，到了渡頭，不免大家躊躇起來。張大個挑着行李先用腳尖踏着走了過去，我也撩起長袍，緊跟着追上去，用快速的步伐，在踏上去便要陷入激流的竹排上由東岸奔到了西岸，僥倖僅僅打濕了一隻左腳。心言的妹妹底脚是由小脚放大的，走到一半，不小心把左腳陷了下去，連裙子也打濕了一大截，給她倚靠的碁也被帶落到了水中。穎瑞和巧珍在她們的慘叫中急急援手，拉起來大家都是濕漉漉的了。渡到西岸回頭看看那條浮橋，誰都有點不相信，會有這樣大的膽量渡了過來。

雖然僅在前幾天會到過三四回的梅溪鎮，它的繁華的市面，是永遠留在我的眼底的。因為這裏已是迫近火線，所以今天我們通過時，昨日的繁華早已斂跡了，呈現着的只是慌亂不安，滿街滿屋都給四川軍填充了，我們在擁擠的街道間冒着日機的襲擊，向梅溪的南市奔跑，出了市梢，路上的行人還彷彿「賽會」時一般地擁擠，我們一口氣衝到了市外三里的一座高橋邊，纔敢在桑地裏歇下來。第一天登程，只走了七八里路，不馴良的雙足已有點不自在。在桑地裏歇了一回，立起來再走，似乎有點疲勞，而且舉步也覺得有點腿痠了。留在這桑地裏固然不是事，但一打量幾百里的前程，倒也

有點擔心起來，同伴中有人忽然喊一聲「走」，纔把將要消失的勇氣喚了回來，重新向前邁進。我們爬過了一百多級的高橋，轉登了豐草沒脛的冗長的高隄，彎彎曲曲向西面的遠山發步，路轉着S形的灣，便也漸漸比剛來的路高起來。早已望見的遠山下的那座小廟，走了許多時候纔到得它的破落的門前。

我們這一行列中的心言因為跟着兩乘小車，所以脫落在後面了。當大家通過了小廟，走到三叉路口，歇下來候了好一回，並不見她們趕上來，心言的妹妹和老繆把着急的心情完全表現在皺着眉的沮喪的臉上。雖然大家心中有點着急，恐怕她們趕不上我們，但熟悉環境的張大個他們卻催促着今天一定要趕到鄞吳村，纔可歇宿，浙西的荒村間的土匪是有名不好惹的，我們雖然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掠奪的財寶，但總想安全地通過，於是只好起身加緊脚步，不停地拚命向前，一面卻時時回頭望望低窪的來時的路，看有人追上來沒有。

走在路上，從脚底下過去的總是一式的阡陌或小丘和高岡，擡頭望望四邊都是連綿不斷起伏着的峯巒，黎明到午刻，把時間盡費在這遙遠的路途的跋涉中了。——而且，在路上大家竟連時間的早晏都忘掉了，假使我們不覺得肚饑的話，那末午刻所見的山野和朝晨所見的山野實在沒有什麼兩樣，沒有什麼分別，好像永遠在老地方走着。

艱苦的翻過了兩座峻嶺，在嶺上的一個敗落的小村前吃了一點乾糧，一面候着心言她們。在路

盡的懸崖的轉角上閃出了幾個人影來，我們都貪婪地爭着望，以爲是她們來了，走近來卻是陌生的一隊，不覺大家爭着問：

「對不起，請問你們來時路上見有兩輛小車和一個女人也向這邊來嗎？」

「兩輛小車和一個女人嗎？好像是有的，就快到這裏了。」

我們又候了好一回，走得火熱的身體漸漸在冬日淡淡的陽光裏涼了下來，朔風尖銳地刮過，不覺打起寒噤來了。

懸崖的轉角上不時閃出幾個人影來，但不是心言她們，我便拾了一粒木炭在一半已經剝蝕了的白堊的牆壁上的顯著處，臨風寫上了斗大的一行字：

「心言，我等已先行，至是請取石路，當可追及。××等留。」

大家看過「留言」，預備起步了，×機從晴空的纖雲間響着飛來，十多架直撲嶺上的小村，我們看牠來勢兇猛，也就四散躲避，牠們在這小村的頂空，不過盤旋了一會，便折向梅溪轟炸去了。

又走了七八里的樣子，心言她們也趕上來了。我們把疲倦的腳，載着之力的身體，在暮靄中通過了鄧吳村前的一個小鎮，在茂密的長林間行走了多時，漸覺高峯四聳，到了萬山中的鄧吳村——流亡者的理想的宿處。

一六 郭吳村的一夜

參天的古樹林的一端，給險峻的萬仞高山擋住了。一縷瀑布，從半山裏把墨綠中帶赭紅的下半截山體劃分了開來，隨風可以隱隱聽得流水瀉下來的奔騰的聲音，流水再從石潭中溢出來化成綿長的溪流，經過古樹林的路旁，在我們的脚下絮絮地小語着，依着我們來時的路下山去，給許多村裏的人家作爲淘米洗菜的唯一的汲飲處。郭吳村最先三間泥牆的矮屋，便是排列在這林盡的路上。我們隨着張大個的行李擔，急急匆匆把十分疲倦的身體投到村梢的一家飯店中來。坐定向外一望，看熱鬧的村中醇樸的男女都齊集了攏來，遠處層巒疊嶂的暮山做了他們的背景。

我們的體力都消耗在整天的跋涉中了，肚子分外覺得飢餓，棊鼓起餘勇，到飯店鄰近的一家小鋪裏買了一衣斗落花生來，大家圍着在格啦格啦的剝殼聲裏爭着充飢。一大碗一大碗的開水，大家都向喉嚨直倒。香甜的落花生和潤澤的開水的味兒，把我們的疲憊消失了一半。

暮靄從山脚下升起，蒼然的色調染遍了萬山之間。傍晚的寒風忽地帶來一些濕霧，歸岫的雲把高山的上半部掩蓋了，還不住向山麓壓下來，漸漸在冬日的黃昏布起驟雨的陣勢。我和心言看過想要借宿的一座村外的小學房舍回來，將到飯店的門前，大雨點已經撒豆般地灑下來了，看熱鬧的男女都被這驟雨打散，在飯店對面的屋簷下，還餘留着三五人不會走。雨點在瓦上奏出更興奮的浙瀝

聲，簷滴急促地滴着，彷彿掛起了一幅顫動的水晶簾。一時四圍的層巒疊嶂，都消失在白茫茫的雨幕裏了，門前忽然覺得寬闊起來，彷彿面臨無邊的湖面一般。我們把沒有油而鹹得發苦的蔬菜下着糙米的晚飯，在幾張破舊的板桌上。

今天早晨在出發前下了冰雹，使我們擔心走不成；一到郭吳村便下雨，我們雖一邊欣幸在路上沒有遇到雨，但又怕這雨下久了，明天不得離開這醇樸的小村而趕路。這時雜在觀看的人羣中有兩個文雅的穿着長袍的中年人，和我們一齊沈浸在煤油燈的幽暗的光裏。他倆漸漸和我攀談起來：

「你們今天從曉墅來，路上沒遇見什麼嗎？」

「沒有，只在梅溪和半路上見了二次飛機，此外倒都很順利。」

「一向在那裏做事的？」

「在上海××書店和××學校。」

「那末豐子愷先生和章克標先生相熟的嗎？」

「他們都是我常見面的朋友，不知道現在他們跑到那裏去了。兩位也和他們相熟的嗎？」到這時，我知道了這二位中年人的姓名，面龐比較瘦削一點的那位是鄭修吉，另一位是沈鑑，他彷彿生着一臉鬍鬚，同時我的姓名也爲他們所知道了。

「是的，極熟，是同學，現在外面消息怎樣？」

「也不清楚，只知道湖州已經不守。」

有一個穿着短衣的，面龐黃黑嘴裏鑲着金牙的中年人忽然插嘴說：

「長興泗安都不行了，今天我是從泗安來的，那邊給日本飛機炸得一塌糊塗。」

於是大家都把注意力轉到了他的身上，他繼續着說：

「我躲在一個破落的草屋裏，看着飛機從天空把炸彈像白鵝生蛋似的亂拋下來，一個炸彈落在我躲着的茅屋門前，不知是什麼幸運，在紊亂的稻草上，真正差一點，沒有炸，否則我今天也來不到這裏了。」

我們聽了他的話都暫時沈默下來，心中盤算着明天天晴應該打那一條路衝出去尋找自由光明的樂土。

青竹竿在竈門裏被火燃的嘩剝地吼着，那兩個文雅的穿着長袍的中年人轉身撥開篾簾做成

的排門，向我們告辭了一聲，悄悄的走了。

飯店老闆預備給我們睡在用篾簾當排門的那三間門面屋裏，我們雖然有點害怕，也只好聽他的指揮把被褥鋪了起來。門外的大雨不會停止，而且夾着隆隆的雷聲，使我們心驚肉跳地又回憶起在曉墅半夜裏所聽到的大砲聲。簷前淅淅瀝瀝的聲音更使人煩厭起來。忽然間，那篾簾的排門發出一陣悉索的聲音，啓開了一些，從那啓開的縫中鑽進了二個青布制服的壯丁來，他們滿臉充溢着血

氣，雄糾糾地把手一揮，吐露了距郭吳村五里的一個小村莊上，正在遭着盜劫的消息，他們叮囑我們趕緊熄了燈火就睡，免招意外。說完轉身匆忙地走了。我們本來平靜的心，因了他們的警告，忽然又漾起了狂瀾，墮入憂愁的深淵，疑懼着不幸的事件，不知會不會在這漫漫的冬夜裏，落到我們的頭上來，於是我們和飯店裏邊的一家新認識的人家商量借住，他們非常誠懇地邀了我們進去。

在雷雨聲裏，簾簾忽又開啓，有幾個被雨淋濕的粗獷的人閃進來，我們擔心不幸的事件在眉睫間就會發生了，大家都嚴重地感到了恐慌，悚然站立在緊張的空氣中靜待着，但出於意料之外地進來的人只問那一位是「豫堂先生」，我一聽到這句問語，心地便寬慰了下來，他們的態度也被我們發現是和藹的，含着無限同情的，我便上前和他們招呼起來，他們把剛纔拿來的一盤白米和三百個銅元捧到我倚着的破板桌面前來，放下了誠懇地說：

「這是小村捐給各位的作爲一宿二餐的代價，希望你們收受了這薄薄的禮物吧。」

「不，我們不能無緣無故隨便受貴村的贈與的，還請帶了回去吧，你們的盛意我是感謝的。」互推了一番，沒法，我把它收受了下來。他們纔滿意地在二更的柝聲中冒着大雷雨走了。飯店老闆等他們去了好一回，告訴我送來這些禮物，大約是那位文雅的穿着長袍的中年人的意思。

雷雨沒有停，我們在搖搖的燭光裏，佔了二間房，打着「統鋪」，欣喜地橫到地下便呼呼地洗睡了。

一七 向皖南進行

山村的雞，在晨曦中嘹亮地唱出警惕的無字之歌，和平樸茂的山村漸漸在雞聲中從沈酣的甜夢裏醒轉來，還帶着一點宿雨的潤澤。初霽的美麗的透明的曉霞籠罩着羣山，起伏突兀的峯巒呈現着淺紫淡青的朝顏，圍抱了這剛醒的山村。彷彿是極樸一般的茂林，正擁着薄薄的一片乳白的烟霧，緊緊地襯墊在山村的四周，小雀在那裏代替了雞聲，清脆而活潑地合唱着。

這時田野中的稻草早經收起，一年間難得有幾天閒空的農夫攜着旱烟筒從矮矮的村舍中舒徐地衝着曉寒走出來，踱向村梢的小茶館裏。三五個人圍着一桌，那小茶館的一間寬敞的屋便被這樣的十來桌塞滿了。他們呷着碧綠赭紅的早茶，吞吐着旱烟，嘈雜地互談着戰爭的新消息。門前的黃狗，懶躺在和暖的嚴冬的朝陽裏，伸長了身體，一動不動把眼也閉上了。

山村間的人大都對於戰事是無關心的——雖然也有感覺銳敏的人，但總是極少數罷了。敵人一步步已經進迫到相距鄣吳村五十里的泗安了，這個悠閒的小村上雖然也浮起一些緊張和不安的情緒，但據了從前太平天國軍沒有到過這邊的一種古老的經驗，把他們的緊張和不安的情緒又減弱了一半。他們的觀察，大約敵人和太平天國軍，一樣不會來到這奇峯四圍的有着武裝保衛的鄣吳村來討沒趣的。

然而我們是「驚弓之鳥」呵，心境和山村的人是完全兩樣的。在山雞的歌聲裏便爬了起來，把行物統統整理好了，專候着吃過早餐，重新提起昨日的疲勞尚未完全消失的雙腳趕那剛起頭的征途。

起身以後，第一件使得我們欣喜的是昨夜的大雷雨已經收住了，在冬天的清晨到處輝耀着一片煦和的晴日。僅僅在人世間度過九個年頭的小勤昌，他昨天也和茁壯的我們同樣跋涉了五六十里不平的山路，當他昨天離開鄞吳村一二十里時，已經忍不住腿痠，要想巧珍馱着他走了，結果卻給我用了臨時編造出來的蝌蚪故事騙着走到了鄞吳村。今天他實在腿痠得不能再舉步了，起來就淌着淚，哀哀地哭着。村人都憐惜他已經跑得勞疲了的幼小的身體受不住今天再度的奔波，都願意留他住下來，等到戰事平息了再讓我們領回去，但我們那裏放心捨得他一個人留在這山村裏呢？便再三地婉謝了，只懇求能有一個人背了他跟隨着我們走。在圍觀的村人中有一位老農夫，他懷着萬分的同情，出來接受了這艱巨的請託，他願意背了小勤昌送我們上廣德去。

已經走上村梢的一條三岔路，和一位不相識的穿着草黃色軍服的人相遇了，我們互相招呼了一下就想走，但他在招呼之後，卻關心地拉住了心言和我問將要往那裏去，我便指着到廣德去的路，告訴他將往的地方。他沈思了一番，從口袋中取出一張卡片來，添了兩行鋼筆小字：

「××兄，豫堂先生等十五人經過廣德，如尚有車輛，祈賜方便！」他寫好了又看了一回，至誠地

遞給我藏了起來，要我到廣德後去找那位守城司令，也許還有汽車可以給我們代步，再向宣城進發。鄣吳村上昨晚看熱鬧的男女這時都跟在我們的背後，送到三岔路口，還依依地站在那裏目送着我們向由明紫色漸漸變成輕青色的那些遙遠的峯巒間走去。

走了一陣，回頭望望生活在同情裏的醇樸的鄣吳村，已經轉到小山背後去了。當我們翻上了一座高山，俯視到山坳裏又見到這個醇樸的小村，翻過了這個高山以後，我們纔真的和他分手了。

我們的一行列仍舊由張大個帶領着走在山岡和阡陌之間，有時涉過潺潺的小溪，或攀過窄窄的松徑，那些嶙峋、峨嵋的巔嶺，都一座座蒼翠欲滴，直撲鬚眉。流亡在這些亂山間，雖然說是無心瀏覽，但眼前有這樣清佳的風景，腳上的疲勞倒也減少了許多。連翻了幾個險峻的高嶺，搯出錶來看看已是近午的時候。前面的山巔有一個礪堡，直聳到碧空裏，山腰間隱隱現着幾條屋脊，在常綠的樹梢，那裏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張大個和老農夫都說到那邊歇下來吃一點乾糧再走，我們便更加打起精神，直向那山腰間的小村子撲過去。

那個小村子逐漸在我們的眼中清晰起來，這時我們都已走在收起了稻的那片廣漠的乾田中，青青的天空沒有一絲雲，望去真是高到了極點。午刻的山，都輕籠着晴烟，寂靜得彷彿太古。我們的心隨着步聲的一起一落，輕快地跳躍着。忽然，在步聲之外，遠天的盡頭漾起了一些輕微的隆隆聲，一會兒這隆隆聲沈重起來，響亮起來，便也移到了我們的頂空，這時青碧的天上明顯地浮動着三架銀灰

色的敵機，我們估量着或者要發生什麼事情吧，便拚命奔到田邊的那些山松下躲避，幸虧牠們的目標不是我們，只是一場虛驚罷了。

我們到達了那個山腰間的小村上，都已感到了極度的口渴，爭着到那唯一的一只小茶館裏喝着茶。張大個和老農夫他們吸烟卻比喝茶更來得要緊，坐在小茶館的門檻上吞雲吐霧地吸着金鳳牌，從廣德這邊來的人，也一樣地爭着喝茶，他們帶來廣德昨日被狂炸的惡耗，使我們前進的雄心不免受到了一些打擊，但我們已走到這裏，前面無論怎樣危險也不願退回去了。我們休息着疲憊的身體，大家交談着路上所見的情形，不料剛纔遇到的那三架銀色飛機又折了回來。我們躲在屋簷下翹望，見牠們飛得真低，彷彿離屋面就只有這麼一二丈高的樣子，不覺想到了放射機關槍的危險，大家不約而同地從蔭蔽處四散到巖石或松林裏去躲避。低飛着的敵機發出軋軋的噪音，老是盤旋在山村上面，接着震徹山谷的機關槍聲就在那山村的空間清晰地聯珠似地響了起來，被擊着的瓦片和牆壁發出急促而淒厲的悲嘆，牠們的身體不是被洞穿了便是被破碎了。

我們重新聚集攏來時，那三架銀色飛機早已消失在山背後的青天和平線之間了。當我們再爬上一個高山的絕頂，遠望到遠遠的對面一座被晴烟半封着的高山下，隱隱有一圍雉堞，圍繞着一座玲瓏的古塔，那便是廣德。

一八 火焰中的廣德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作成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前進，前進！

整日間，在雄偉而興奮的歌聲中，我們這夥流亡者跨着盡是赭黃色的衰草的田野，逶迤地，或前或後，遠望去彷彿一條雜色的龍在爬行着，經過小小的山坡，松徑，雜樹林而到另一個田野中來。奔瀉的溪流在路邊激起水花，發出沙沙的熱烈的聲音，和着我們循環不絕的歌聲，走盡浙西的叢山而向廣德城進行。

天空是青青的，沒有一點雲，和暖的冬日親熱地撫摩着大地的一切。我們走得身上很熱，敞開了

胸前的衣服，把左肩上的包裹換到右肩上來，腳下却又跨越了幾個小山和田野。

漸近中午的時候，我們很艱苦地爬上一個高嶺，在矮矮的小松林間走着，俛視四週的田野，是螺旋式的一層一層的低下去，一層一層的遠起來，在遠處又接着淺黛的天際的遠山。西北的一邊，隱隱地有一列城齒，彷彿一個鐵的鉤兒平放着，廣德的城廓，就這樣地靜臥在那裏。這時天空的東邊，幽幽地盪漾起一陣隆隆的聲音，這隆隆的聲音逐漸地清晰響亮起來，而且從天空的東邊逐漸移近到我們的頭頂的天空上來，於是大家知道這是敵人的飛機來了，暫時都向小松的密集的針葉下一躲，見一大隊飛機排成幾個卉字從我們頭頂飛過，直向五六里以外的廣德城進襲。

這時天空中滿布着使人戰慄的隆隆聲，朔風吹着枯朽的衰草，松針，衣袂，彷彿都驚怖得沒有一些聲息。這鐵鉤兒的廣德城，圍繞着無數灰黑的瓦屋，默然無聲，很鎮靜地在那裏候着敵人的摧殘。

青天的紙，飛機當了墨，在牠的西北角上點成幾個一直的三點，接着便發出一陣轟然的震撼，天地的巨聲，那鐵鉤兒當然搖了幾搖，就是五六里以外的山嶺，小松和我們也都搖了幾搖，巨聲響出時，鐵鉤中的瓦屋坍塌了多少，打爛了多少，同時白的黑的濃烟冒空直上，彷彿海鯨噴的水，颶風捲的浪，立刻把青天的一半染成青灰和淡紫。廣德城這樣地在偉大的民族抗戰中燬滅了一角。

敵機狠毒地把炸彈拋完了以後，在那裏翔翔了一會，又排成卉字向原處飛去了，消滅在遠山以外，但第二隊的敵機却又從高空來到了廣德城上，連續着瘋狂地把炸彈直拋，把機關槍亂掃，沒有空

防的善良的廣德城，又是一次，忍着敵人的轟炸，冒出了幾股黑烟，犧牲了一角。

我們不管第二隊敵轟炸機在廣德城上盤旋，大家仍奮向廣德邁進，從高嶺上下來，雜樹和山峯在我們眼前逐漸升高，慢慢地把廣德城淹沒了，只剩幾股濃烟彷彿從天空下垂落來，在我們的面前左繞右折着。

再通過幾個田野，逼近城郊了，大路上盡是最後退出廣德的被難民衆，把被窩食米擔在肩頭，或者把一二個月大小的嬰孩背在背上，匆匆地四散奔逃，也有挑着沒有火屑的空甕，擔子和僅是個空竹筐的小商人，和背着鋤斧或鋤鏟的工農們，雖然他們都憂慮着前途的苦難，以後生活的不易，但他們對於犧牲了他們的產業，在痛惜中却表示着光榮，表示着爲民族抗戰而犧牲的光榮。

到了午後四時光景，張大個領着我們走到離開廣德城只有五里的一個小村——楊道村上，他們把行物交給了我們，鬆一鬆肩頭，祝禱着我們前途的平安和幸福，趁着斜日的餘暉，和我們分了手，急急地邁返鄧吳村去，我們便被孤零地拋撇在一座陌生而迫近前線的山村中了。

因爲敵機不住地轟炸，我們只好在此停足了，接着就在一家姓洪的大廈中住下來，弄飯煮菜，忙了一些時候。敵機又來了一大隊，今天廣德城已被炸燬了大半，此次的敵機也許要炸到楊道村上來了，所以我們和村人不約而同地都躲到稻草堆裏去，不多一會，敵機仍在廣德城中投了四五十個炸彈，揚長地去了。我們重復集合到大廈的廳上來休息，剛把包裹卸下，預備取些東西出來應用，又有一

大批的敵機來了，我們再向屋外跑出，仰望銀色紅日的敵機，三五成羣，飛得真低，敵人見地面有人便側身用機關槍圍圍地掃射，因為目標不大，瞄準不易，結果沒有傷了什麼人，待敵機過後，我們檢視被機槍掃射着的牆壁彷彿蜂巢一般。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廣德城上的黑烟漸漸變成殷紅的火光，起先一柱一柱的黑烟，現在都連綴成一片大火，火舌一跳一跳地舐着將暗的暮空，有一個年邁的老翁和一個老婦人寸寸地踏破火光照得通明的田陌，向城外作最後一批的逃生，兩條長長的瘦影，在稻田間顛顛地向前移動。因為火燄的蓬勃，更顯出這二位老年人的孤寂淒涼。

本來是擊柝者報道二更的時候了，但廣德城現在已被轟炸得闕無一人，所以今夜是不能再聽得柝聲了，大地洗入黑夜之後，一切都比平常更來得死寂，我獨自倚在大廈的廊上，執着一份救亡日報，在三里外送來的火光中清晰地閱讀着。我在到廣德的路上不小心落入溪流的濕漉漉的被褥，張在大廈的廊上，也被三里外的大火的熱所烘乾，屋中溫暖得不像嚴冬，而竟似一個暮春的天氣。靜穆中時而遠遠地聽得屋梁焚斷落下的傾折聲和高牆坍塌的巨聲。

火光染紅了半個天空，連遠遠的樹林和山巒也帶着血色，隱隱可以辨認了，鐵劍似的廣德城到了這時真像一個龐大的火盆，滿燃着民族抗戰的火燄。

附錄

倖免者

在巽樣冷靜的黃昏的燈光裏，王鐵民把他的熱酒店的排門關上以後，覺得心中不自然，吸一枝烟，跑到他的老主顧馮鎮長的家裏，想照例搭訕幾句，坐着陪馮鎮長說閒話。但今天却不對了，一進馮鎮長的大門，便見馮鎮長匆忙着整理箱籠和檢點着各種東西。他和馮鎮長打了一個招呼後，便不自覺地就問：

「鎮長，今晚有什麼變動嗎？你這樣匆忙着整理東西？」

「唔，鐵民，你來得正好，我告訴你，日本鬼子今天六點鐘已經在金山登陸，我們這邊因為兵力單薄，抵當不住，聽說現在日本鬼子已向金山城衝來，你不知道嗎？你來時街上的情形怎樣？恐怕街上來往的人很慌亂吧？我立刻僱人把家中重要一點的東西搬走，你不妨趁早預備預備！」

馮鎮長一面指揮着家人整理東西，自己也忙着摺疊和翻檢，一面用急促的聲音把登陸的消息告訴了王鐵民。

王鐵民一聽了馮鎮長的話，心中也急了起來，把手中的烟捲彈了一彈說：

「真有這樣的事嗎？今天六點鐘光景我已聽人家說起過，日本鬼子在金山衛登陸。我那時還半信半疑，以爲金山衛我們的兵力雄厚，日本鬼子決不容易登陸的，現在竟在金山衛登陸，而且很快地向這邊城裏衝過來，那我們應當早些準備走纔是，鎮長，那末我也回去看看，你老人家慢慢理吧。」

他說完轉身就走，馮鎮長也不送他，管自儘在那裏摺疊和翻檢。

他一跨出馮鎮長的家，重新踏上街道時，見來往的人的確比他在半點鐘前來的時候所見的要慌張得多了，而且大都背了一個大背包，或者肩着一隻皮箱，踉蹌地向西門急速地奔去，他一見更加證明馮鎮長的話是確鑿了，心中也更加有點着急，便三腳兩步地跑回他的熱酒店去。

金山城的南門口，有兩間杉木的矮樓，向東踰在許多傾斜的平屋間，門面被幾年來從爐竈裏吐出來的烟煤所熏黑了，王鐵民的熱酒店就開設在這兩間杉木的矮樓裏。當他向南門跑完了一條長街以後，在轉灣的街角的黑暗中，遭遇了十多個背着衣包的南門外的熟人，他見了他們惶惶的一羣，便問：

「南門究竟怎樣了，你們這樣慌張？」

「老王，你快跟我們走吧，南門不必去了，日本鬼子已經衝上來了，嗒，你聽，不是一連串機關槍聲音嗎？」

背着青花布包的壯丁張升，用手指點着傳出隱隱可聞的機關槍聲的南方，回答王鐵民，一面拉

着他的臂膀，強迫他同走，他因為不會到熱酒店中去打一個轉，所以堅決地不願同行：

「不，我無論如何要回去一次，東西倒可以不拿，女人和兒子，總要同了一道走，對不起，你們先走一步吧！」

他掙脫了被張升抓住的臂膀，急轉過灣，直奔南門的熱酒店去。

「砰砰！」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

他轉了灣沒有跑得幾步，槍聲已在南門外響得很厲害了。同時從南門這方面湧來的老少男女，個個驚惶萬狀，哭着，喊着，謾罵着，向他面前衝來，因為大家要爭先逃命，便互相擠軋着，那些女人、老人、小孩和力氣小些的人，隨時都有給擠倒在街道上的可能，他一見從南門衝來的人這樣狼狽，幾乎暈了過去。他定神一想，情形既這樣緊急，熱酒店裏只好暫時不去了，便也反身在衝來的一大羣人的前端向西門跑了。他的腳雖然向西門移動，但他的心還在南門的熱酒店裏，他想他經營了十年的販羊生意，賺這點積蓄來開了這引熱酒店，再從熱酒店的贏餘裏娶了女人，生了孩子，現在却又赤手空拳一人逃亡了，心中非常愛傷煩惱，但爲了要保全他一已的生命，預備日後再去尋找他的女人和孩子，所以他也管不得這許多，便決意向西門獨自逃亡了。

他走了許多路，經過好幾條長街和小巷，到了一個沈家花園的前面時，他停足向後一望，見後面

的人都仍舊驚恐着爭先湧上來，他看見他的一個熟人却攜了妻兒一同急促地打他面前跑過，使他又聯想起他的妻兒來，於是他站着猶豫了一會，想就在這花園裏躲一躲再說吧，他便拚命地攀上路邊沈家花園的矮牆，跳入了園裏，立刻尋到園隅，在一間灰棚中躲藏了自己，他決意在那裏候着，也許日本鬼子會被我們的軍隊驅逐回去，城裏從此不見兵災；或者即使日本鬼子衝了過來，衝過以後，總也有個緩和的機會，那時再到南門的熱酒店去，也許妻兒和他一樣在那裏候着他去領了她們同飽呢，他想定以後，便把藏在灰棚裏的灰中的身體換了一個可以持久的姿勢，把稻草零亂地遮蓋在他的露出在灰外的頭上，靜候着他所希冀的時機到來。

他候着候着，牆外的路上盡是從城裏各處驚醒了甜夢，背棄了真可戀慕的家而向西門逃亡的人們，步聲真是雜沓，啼哭的聲音從遙遠透迤而近，又從面前過去，漸漸遠去漸漸模糊了，一種憂傷悽慘而緊張的空氣，滿城都充盈着。逃亡的人這樣整整地過了一夜沒有間斷，一直到了拂曉的時候，到了大地有了微光之後，逃亡的人纔漸漸地稀少了一些。日本鬼子的先鋒隊也在這個時候衝來，和預伏在城裏的稀少的駐軍開始着巷戰，槍聲如夏雨一般密集，不斷地灑過來，他側着耳朵聽着牆外的槍聲，希望日本鬼子全數被我們的駐軍殲滅或者趕走，但他的聽覺却告訴他預伏着的駐軍因為沒有援軍的接濟，使他們不能抗守到底，他們一面用槍彈來掃射着敵人，一面却作向後的移動，過了一會，除了槍聲之外，又聽得日本鬼子的么喝聲，他到了這時，知道金山城將要失陷，他預想一人被圍在

城裏的危險，因而在那裏不自主地縮做一團，戰慄得透不過氣來。每當一陣槍聲過後，隨着聽得人體倒下着地的沈重聲，有些被難的軍民受了重傷沒有死，還在那裏痛苦地呻吟，連連喊着「哎喲……我的……媽……媽……呀！」更使得他的毛髮都豎了起來。

經過這次巷戰的槍聲以後，大約有三四個鐘頭的模樣，牆外冷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了，如果有的話，祇有受傷者的痛楚的呻吟。他猜度着這時日本鬼子已經衝過，金山城也陷落了，或者趁這沒有響動的時候，可以從灰中把身體爬出來，重新跳出牆去，回南門去看看吧，當他正決定動作的時候，忽然聽得牆外又起了一陣脚步声，刺刀和槍桿的擊碰聲，彷彿三四個人押着一個人在走的樣子，他仔細聽時，那被押着行路的人的說話與他很熟悉，他便愕然了，他不料那被押着的人竟是馮鎮長，馮鎮長昨夜不是在把家中的東西搬走，自己想逃亡嗎？怎麼這時却被日本鬼子捉住了呢？他聽着馮鎮長斬了截鐵的對日本鬼子的答語，他更覺得不能再安身在灰棚中了，因為他是壯丁，恐怕被發現後難於逃生。

「儂阿是鎮長？儂拿狄個鎮浪個壯丁叫攏來，讓我來點名。」

日本鬼子一邊押着馮鎮長，一邊用不成熟的上海話對馮鎮長說。

「我是鎮長，壯丁自有壯丁隊的隊長，你們要壯丁集合，你們去找壯丁隊長就是，我無權召集。」

馮鎮長斷然地答說。

「壯丁隊長來哈場塢，儂指點出來，就可以放儂走！」

他們對答着漸漸遠去了。他又回復了原來的心情，他想白天有時雖然很靜，難免不碰到日本鬼子，到南門去的路恐怕不容易通過，不如等到夜來再說吧，於是仍舊躲在那裏，不會出來。

將要到中午的時候，沈家花園前面的沈氏彝訓堂廳屋的大門忽然發出破裂開啓的聲音，這又使得他吃了一個大驚，他想他躲的地方，真的不久也許就要被人來搜查了，他那時真恨着沒有地洞可以給他鑽，在那裏急得滿身是汗，但過了許久並沒有人來搜查灰棚，只聽得彝訓堂裏的人聲很嘈雜，哭着，喊着，謾罵着，高叫着，聽去大部份都是年青的男人的聲音，他那時想在這一片混雜的聲音裏竭力注意着熟人的聲音，果然壯丁胡子材和徐寶林彷彿都一起在內。不多時矮牆外又押過了一批人，都直着喉嚨亂罵或狂叫，其間也有高唱着義勇軍歌的，同時日本鬼子的毒辣的皮鞭不住地在抽打着這被俘的一羣，隔了一會，這批人彷彿也關進了彝訓堂，這樣三批四批的不斷地把牽來的人囚在那座大廳裏以後，一點也沒有別的舉動可以聽到，他心想他們被囚在那裏也許過幾天日本鬼子還要迫他們出力修橋補路呢，誰料到了下午四點鐘光景這巍峨的彝訓堂不知怎麼會四周圍都起了大火，火一起就燒得非常旺烈，想來一定是先澆了汽油，隨後引火的，所以一會兒便火焰冲天了，無數被囚在彝訓堂中的青年男人，在火燄聲中不絕地罵着，高叫着，哭着，狂歌着，悲慘地一個個都燒成

焦炭！當火焰四伸時，他躲着的灰棚幾乎也着了火，他在灰堆中被大火炙得滾熱而乾燥，甚至窒息了幾回。

當他在夜間八九點鐘蘇醒過來時，面前譚堂的屋梁已經坍落了，火星必剝剝地響着，牆外路上沒有了人聲，也沒有了呻吟聲，他開始從灰中爬起來，攀上矮牆向外面探了一探，沒有什麼動靜，他跳出矮牆，向南門摸索着黑暗的街道前進。昔日他所熟識的街道今夜使他覺得異常陌生，一點也不像是他住了十年的故鄉的面目了！每家的門都靜靜地緊閉着，店鋪的排門板有的上緊着，有的已經被摧毀了，街上黑壓壓冷清清連野犬也沒有一頭，他的脚下有時踏着 he 親切熟識的石板街道，有時竟踏在軟軟的滑滑的新添的屍身上，他驚愕地艱苦地摸索着，剛轉過一個灣，見前面有一片燈光，在晃動，在近來，使他立刻感到害怕，全身打一個寒噤，彷彿死神的手從他的頭上摸到他的腳下，陰森森地。他便機警地在腳邊的屍身旁躺下，把屍身翻過來，遮在自己的身上，屏息着，惴惴地等那恐怖的燈光移過，很久很久以後他擡頭四面望望，覺得沒有動靜，他又爬起來前進，他滿身染着淤血，在那裏近乎爬行的進行着，給橫在街心的屍身絆倒了好幾回，纔走完了一條長街。在長街的一端，靜寂的空氣中突然又發出一聲咳嗽，他不自覺地又臥下來連忙裝死，那咳嗽的人漸漸漫步過來，手裏拿着電筒和手槍，彷彿檢視着什麼似的走過了，他忍耐着等那惡魔似的日本鬼子走遠了，翻身又起來向前爬行。前面的巷子裏忽然又傳出瘳惡的談笑聲，和被辱的女人的悲泣聲，又不得不使他藏身到屍堆

裏去，他想往昔從沈家花園走到他南門的熱酒店裏，至多祇要費十五分鐘，今晚他費了兩個鐘頭，看還不會走到一半，他心中愈覺得着急起來了。

他爬行得手和腳都疲倦了，將到南門口的杉木矮樓前，他的熱酒店前，他的腳下有一個將死的人忽然坐起來抱住了他的腿，這使得他驚恐到了極度，幾乎就在那一霎那間暈了過去，他趁着三更的眉月的微光，注視那抱着他的腿的將死的人時，他睜大着兩眼，悲哀得欲哭無淚，不顧生命危險地失聲呼喚着他的女人的名字，搖動着他的女人的身體，他的女人已是奄奄一息的垂死的人了，她身上中了四顆子彈，流着血，在她的兩眼中蘊藏無數要訴說的話，而嘴裏淌着血水，不能吐出一個字來，就這樣地始終不會說一句話，在他的臂間長逝了，他吻着他的女人，眼淚開始灑落到她的面上，他安慰似的用一種輕柔的聲音說：

「你就這樣死了嗎？你的兒子呢？也死了嗎？我只要有逃得出去的一天，我一定爲你們復仇！」

他無可奈何地把他的女人的屍身拋開以後，再去找尋他的孩子時，他的孩子早已死透，在離他的女人的屍身三四丈遠，僵臥在血泊裏，他傷心地走到開着半扇門的他的熱酒店裏，拿了兩條舊棉被出來遮蓋在他的妻兒的身上，當作了盛殮。自己便撇下了十年來經營的熱酒店和她們的屍身掉頭向南門溜走，時時還反身轉來望望已死的她們。這一段冷靜的路上幸虧沒有人來往，他很順利地逃出了這座慘變的古城。在月光中偶然擡頭舒一口氣，向城上一望，眼光接處，看見城門的上端懸着

一個血淋淋的首級，他走近幾步仔細看時，又使他愕然了，原來掛着的正是馮鎮長的頭顱呀！

二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廣州。

烽火叢書第四十種

戰地行脚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錢君匋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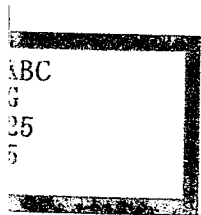
總經售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82
P3/5/2



.25

6-0-33